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十



檢論卷七

通法

帝王之政不期于純法八代其法著法維清緝熙合符節于後之林丞足以變制者則美矣周之克商矢珪矢憲與九鼎比尊憲者前代之圖法今以因革者也明昭有羸施于朱氏大齊長于異國者四物一曰仁撫屬國二曰教不好政三曰族姓無等四曰除授有格其餘從同同秦之政可法有一焉昔者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殺王之親者辜之民是以有等威族是以有階次雖聖制不能離于酋長自營爲人亦甚矣秦始皇用李斯大滌舊汗身爲天子而子弟爲匹夫訖漢雖有侯王然齊民告王甚版有謀賊宗親者刑不加陵魏晉五朝放焉

惟唐律有異蓋承鮮卑之俗

夫翼戴天子加之以恭者不尊其身以國政所出故郡縣之

官承流以賦事失其威則政焚故尊守令亦與天子等雖少厲猶有說皇族者本以柿附食祿不名一官增一人不爲多減一人不爲寡指虜而罰謗姍而刑毆傷謀殺而麗重辟此爲國政乎且爲一家也今遠西日本猶尊皇族蓋世酋

之流獨中夏少脫是則秦皇之庇烝民也漢之政可法有二焉天子曰縣官亦

曰國家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又云國家臺上北面此其是稱天子為國家也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國家中國固用此義

過制淫名以土之毛當會斂于已然其名實自違卒有私財足以增修宮館無

虧大農經費新論有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奉用其半

餘二十萬萬臧于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

養諸賞賜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案少府所入不應倍于賦斂蓋是積歲羨餘非一年收入如此然不審所據為何年要指其著書時也

此為少府與主賦斂者分帝有私產不異編戶晚世或宣索貢獻李泌欲歲供

宮中錢百萬緡代之誠不如規其始後之林烝以別宮中府中令私藏別于賦

稅者也景武集重于中都其郡縣猶得自治古之王度方伯之國則有三監大

國相也其命曰守故管仲言有天子之二守左僖十年傳欒盈亦以士匄為王守臣

左襄二十一年傳小國相也其命曰令故楚以子男令尹輔之及秦罷侯而闔置其孤

卿郡則御史監之其主者言守其下縣道言令皆因前世建國差率以為比晉侯

問原守史起為鄴令先秦之世以方部大吏為守令業有萌芽要本被以相國之號以為尊榮亦猶後世藩鎮之帶京衛也集成著法則自秦始是故

郡縣之始亡大異封建漢氏因之大守上與天子剖符而下得刑賞辟除一郡之吏無慮千人皆承流修職故舉事易而循吏多成哀之末綱紀敗于朝吏理整于府至于元始戶口取盛矣其縣邑猶有議舍豪長蔡湛碑陰曰賤民議民與三老故吏處士義民異列議民者域外以爲議員良奧通達之士以公民參知縣政者也賤民者西方以爲私人廝役扈養不及以政不得選人亦不得被選者也此其名號炳然國命不出于議郎而縣顧獨與議民圖事與今露西亞相類凡漢世道路河渠之役今難其費被舉之徑易者無慮議民之效

按中國戶口至

多議士數百不足表民故前世州縣可有議民朝廷無有議士然亦草創爲之稍久則當令人人抒議

及晉世尚書臺郎州州有

人以庶士殊風故州別選授以通

雖隔見晉書賀循傳陸機疏

後生缺望于斯建之代議

郡縣有議民是也朝廷有議士其得失未可知也新與晉魏隋唐之政可法有

一焉漢承秦敝尊獎兼并上家索鉅億房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躋躡無所跼足乃父子氏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帑爲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

而歲踰歷代爲虜猶不贍于衣食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傷心腐臧不

可勝陳

通典一引崔寔政論語如此

新帝復千載絕迹更制王田男不盈八田不得過一井

此于古制少奢苟悅以爲廢之于寡立之于眾土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之竝有怨心則生紛亂此其所以敗也然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訖建武以後鄉曲之豪無有兼田數郡爲盜跖于民間如隆漢者矣大功之成虧亦不于一世也晉之平吳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然仕者猶差第官品以得陰客及元魏制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北齊之授露田

夫婦丁牛皆倍魏制亦每丁給永業二十畝以爲桑田周制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隋居宅從魏永業露田從齊而陋鄉每丁財二十畝唐男子丁中者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老男疾廢口分半之寡妻妾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疾廢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陋鄉所受口分視寬鄉而半易田倍給大氏先後所制丁男受田最多百畝少不損六十畝畝以二百四十步爲劑視古百步則贏民無偏幸故魏齊兵而不殫隋世暴而不貧訖于貞觀開元治亢文景識均田之爲效而新室其權首也夫農耕者因壤而獲巧拙同利一國之壤其穀果桑榆有數雖開草辟土畿不百增而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業不形是故有均田無均富有均地箸無均智慧今夏民并兼視佗國爲取殺又以商工百技方興因執調度其均則易後之林叅以是調均事產者也朱梁之政可法有一焉奄寺周而有之至漢轉盛江左晉宋幾絕而不能滅盡也

案晉宋二志惟大后三卿似爲奄官其餘未見有位

者西晉賈后時有宦者董猛稍稍用事東晉及宋史傳雖閒見奄兒然其著者極鮮固絲於重流品不使刑人千位又元帝以相王草創宋武素不好弄故裁減奄官幾于盡絕也唐法魏周中官復貴此非獨以分權陵主當去無罪而宮人固無說

焉梁大相龔行其罰踐位以後切齒于薰椽改樞密院曰崇政院以敬翔爲院使不任中人雖趨走禁掖者亦絕及李氏破汜詔天下求故唐宦者悉送京師此梁無奄寺之徵也嗟乎淫昏不道之君作法于齊猶高世主生民載祀四千而閒十七文德之流軼于湯武矣後之林烝欲循理飭俗觀視四夷可無鑑是邪明之政可法有一焉初罷行省主疆域者曰布政使凡理財長民課吏皆責之西方之民政長官是也按察使掌刑名廉劾之事西方諸裁判所是也都指揮使秩正二品與當時布政使同秩掌治軍政率其衛所以隸于五府而聽于兵部西方之師團是也三司同位不相長弟賢于後嗣常設督撫後之林烝式之按察與布政分則司法行政異官之隧也都指揮與布政分則治戎佐民異官之劑也叢述中夏一統之政二千年矣量其精善可久者四事其餘則六然世猶希道之斯足爲摧心失氣者也及夫東晉之世君臣有禮而唐陳詩不諱得盡見朝政得



失民間疾苦此亦其可法者然當時自以貫習率行不為掣定故不陳于天府也

官統上

官統之異大別不過周秦二家自漢訖江左多從秦宇文楊李以下多法周非謂其執務也謂其等秩階位之分矣周官三百餘名其階曰卿大夫士逮秦去其虛號以一歲制祿別之自中二千石以下是也始自墨子在商鞅前其言吏有二百石三百石名號而燕噲亦收吏璽三百石以上效之子之見韓非外儲說右蓋

旁達七國者及五大夫公大夫諸名于秦為爵號矣其時秦官尚有上卿而楚爵更有執珪執帛寫法周之公孤至始皇盡廢成勳則醕以爵而奉事則處以

官名不錄淫人不級次所以稱伯也漢世因其槩法無有更變諸所謂華名虛

秩者無有也如九卿本虛名不在法制後漢官儀諸書始有公一人卿一人之文要出于私定耳大史公稱虛遂董仲舒為上大夫謂己從下大

夫亦以秩祿相擬非漢時名制也自光祿大夫以下訖于議郎皆掌論議備顧問雖無官守而

拾遺補闕有焉未以散官名也特進奉朝請者乃為列侯校其崇卑又不在官

秩也魏晉南朝轉尚階位次其品第又分流內外官直以不用漢時奉石

晉時雖尚

有以石表位者如光祿大夫中二千石三品將軍中二千石大子大傅中二千石大子少傅二千石尚書令千石諸大將軍三品將軍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皆

千石而其餘不盡然也故不得無班品其諸闈茸員吏若周官所稱絲枲縫染王禮所當

備而薦紳士大夫恥居之其別以流外又宜也細制雖少殊秦漢其大體猶不

貸差諸稱增位二等增位一等者徒其朝列冠服印綬奉祿之差其稱儀同三

司者始自後漢鄧騭呂布之徒而六代踵為之然其不為虛名審矣

儀同三司如漢時之

加官耳非散官也漢時亦有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諸號以為加官而

號為中朝者得與禁闈密謀此皆署其事守不以校資品也宇文氏始以周官

文其貉道有卿大夫士諸名陵夷至于唐世職事官散官勳官分為三科上柱

國以下十二等為勳官開府儀同三司以下二十九階為散官勳官者效漢時

武功爵為之其始猶秦二十級矣漢自孝武以降庶長諸號皆得入粟貲賣其

名不尊于是置武功爵以厲戎士制備而不行宋齊閒稍有勳級亦為兵子起

耳唐世承魏周過制公侯之賞日濫又外為勳官以旌有功其後常吏皆得名

之甚無謂也散官者所以敘品秩既去二千石諸名而分九品衰其正從班其高下于品秩亦彬彬矣何取開府特進以下諸號頻煩不省以增其緝章邪且

漢時諸大夫本隸于光祿勳光祿勳主宮殿門戶而諸大夫為人主侍從其職

猶唐之門下省也唐時門下既別置省官有其號而光祿寺乃掌邦國酒醴膳

羞之事總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之官梁及元魏皆因舊光祿勳名號而去勳字直稱光祿高齊光祿寺始掌諸

膳食帳幕器物肴藏隋唐因之其制與中國絕異然名號猶沿于漢官也其職分于漢之少府漢少府屬官有大官

人長丞則光祿大中中散諸號為虛而又不可官反更以是別為散階以校官

隸光祿寺宜并之門下為其加品不亦贅餘乎下逮宋世朝臣因病而晏居者

更久不患無增爵位爵位自唐中葉轉輕通典稱至德元年至大歷三年異姓封郡王者一百十二人宋世王封雖少宰相無不封公其

侯伯以下輕衰彌甚其勳乃盡人有之而外更制有寄祿官鄭聲猥號視唐益流濫矣明

太祖起于沙門蹶彫為樸然勳階卒不能廢為文勳十武勳十有二文散階四

十有二武散階三十勳者本以賞功明世高爵財公侯伯三等其下以勳官補

首宜也而皆不由功授但以歷攷得之是皆本唐之浮令矣幸賴清人不識舊

章厭其繇碎文武散階皆漸減而勳官并為爵名制爵二十六等雖下至雲騎

尉非克獲死事不敢妄以授人故爵位益重而散階無損益于銖黍誠未能上

齒秦漢視唐宋為殺矣高爵以外又別有伯品級官子品級官男品級官後雖

不行亦猶為過制也然則通校二家周以貴族而秦優齊民其階級平階亦異

當今之世固當慕齊民不當慕貴族也則秦漢八代為合而姬周之制宇文唐

宋明清之法悉當棄置不用難者或曰秦漢時無散階去職則夷于庶民是使

人慕尸位而重去將也章炳麟曰名位雖夷其資藉固在也漢世以罪黜者或

稱士伍諸以理去官者文奏刻石猶署故某官不與士伍同稱何者名位得以

法令罷免其資藉非法令所能墮矣夫慕尸位者以其權威祿養之饒雖白衣

領職則就之豈以退身有階忘進取邪宋史職官志稱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

遣要劇為貴塗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

槩不為監虛名不足以砥厲天下若此案卿監皆寄祿官尚非如散階也宋人

崇視禮命而寄祿官尚在所輕 況今世而欲以散階動人乎 高貴之賈或以萬金易虛號者此自其寡數也 誠為散階以鬪賈人者則其術益頗汗矣難者又曰今世或以散階為官見任

爲職誠去散階是仕者無官徒有職也章炳麟曰散階爲官見任爲職者此以東人不審唐宋事狀過誤言之又馳繆于中土耳察唐世勳官散官職事官及宋寄祿官稱官則同律稱以理去官免所居官者勳散職事皆是也宋世或以官職對稱此爲簡言非法語明以來散階不稱官其名正矣且館之謂官吏事君之謂官有其著位與其聽事之所在公之役而後名實無繆不曰其被禮命也是故府史奄人蠻貉之隸苟有所務皆著于周官次有縣之伍伯鄉之里魁伍伯主行鞭箠導引呼辟而里魁掌一里百家之民以時檢察其善惡耳然前史猶于官志著之此則職事官爲正名勳散寄祿皆比況之言也今獨以散階爲官以奪職事官之正稱其言非法故矣東國武吏有大將以下九等名號此皆視其年勞準其學術不以功實才調授之是乃正爲散階其師長以下宜言官也東國不習中夏法言不察名實之辨中土復從而效之此則爲爽繆矣其諸吏以異等賜秩者東土又自名階位不言官也此復言官其爽繆不況于東土邪

諸設官者真廢置舊名不用而有作于新名新名既成則舊名不爲最尊必爲  
冗散矣大宰大司馬者周時六卿晚世直舉其號以加宰相上及師保本四命  
大夫領以三公而晚世亦爲最尊也然獨大宰大司馬爲有權重其餘徒以尊  
養者老不失其崇耳郎中令者漢爲光祿勳其屬皆名儒從官位不虛置比後  
世一切視以散官漢之九寺操重殺于周之六卿然猶南面莅政不失分事尚  
書諸曹重而九寺輕及明世大僕大理財爲兵刑二部枝官大常鴻臚直備人  
也清世不立東宮而詹事亦寄祿此故名之變異也爲新名者亦往往因仍故  
名始取微賤而後權望漸高真爲丞貳雖故名猶新名也夏以上蓋無豹宰孔  
子道高宗居喪百官總己以聽豹宰其自商時置之周官號以大宰次有小宰  
宰夫爲之陪屬而所隸醢醢酒漿微末之吏與官掖婦官爲多原其造端起于  
商人蓋自伊尹始名之也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

文選

聖主得賢臣領注  
非有先生論注引

此雖助贊國重運籌猶在庖爨之間其居職猶主膳羞伊尹

又嘗爲有莘媵女故曰阿衡保衡阿保皆女師阿本作娒宮掖之官又言衡者衡之

言橫猶漢世黃門也

黃門之黃正宜作衡謂司啓閉耳

此皆卑賤不與士大夫齒數逮其權實

既崇而故名不改浸益推移不主品食然其所隸猶有庖廚宮寢之官周官因

之不慢其迹故曰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古官制當觀其沿革不能純以法制分職觀之

周時大

宰小宰宰夫雖貴侯國治膳者猶曰宰夫訖漢世奉常之屬尚有大宰靡大宰

官尊卑同稱名實懼于紛拏故秦漢無弇宰矣相者賓贊之官故在人主左右

舜舉十六相賓于四門明其所任傳導威儀之事書顧命召公始稱伯相是已

為輔臣也孔子相夾谷之會而大史公稱曰攝行相事則贊相與輔臣猶兼之

七國以下定箸相國丞相諸名于是故名始替僕射者周時侍御之臣也記稱

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秦時加于謁者博士之流取其領事案周官大僕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

相而射人亦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諸侯在朝則詔相其法會同朝覲作

大夫介凡有爵者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其加名謁者則

宜射御在六藝古之所貴其加名博士又中法也謁者博士名位尚微也尚書中書者漢時贊作詔版之官尚書猶主書中書乃以宦者爲之侍中者漢時所

以奉唾壺執虎子出則從法駕入主應對與中常侍齊體耳續漢書百官志中常侍宦者無員掌

顧問應對與侍中所掌同自後漢以降尚書漸重魏世中書監令始參大政訖晉之東侍中

始優矣下逮宋齊三者皆爲輔臣而唐以三省分治僕射既爲尚書專官其下

亦不敢軼上犯名本有三微至是乃極貴翰林者唐時冗從雜技之官也其後

稍置翰林學士承旨與人主周親而掌內制宋世或私名內相其重乃與中書

等夷明太祖既辟胡汪不欲以大臣光輔成祖入始簡翰林官直文淵閣其後

閣職漸崇所加或至保傅尚書而其文移關白猶曰翰林院也陸慶以翰林前皆然

名公輔又自此始也略此數者皆以走使圍隸之臣倡優之伍漸積其資而爲

執政大名通于四海然自威權既亢又遷其名以奉黃髮祝嘏而新名代之是

故大保大宰諸名承閒置于魏晉丞相江左不以處異姓獨有王導而三貴實

秉國鈞唐宋三省至尊漸更屏置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攝焉比明更省中



書不用始以翰林直閣清世內閣至第一品即復與寄祿同流令軍機處蹠而居

上亦見人主之狎近幸而憎尊望者之逼己也此則權有微甚名有新故推迹古

今官制者尚不可以同名相擬而況其異名乎是故廣略庶官唐之吏部非周之

大宰也銓選之官當周司士戶部非周之司徒也戶口財賦乃其主任而教化貢舉非其所掌略近漢司農明之都御史

非漢之御史大夫也御史大夫為丞相之副後代久虛其官明時都御史專任糾彈乃漢之御史中丞宋之知州明之知

府非漢之大守也不主兵事區域又小畧如漢末王國之相耳清之布政使非元之行省平章政事

也明初布政使自兵刑而外無所不統內視六部亦未竟為屬官也其後廣置督撫糧餉之權漸移且自視為屬官矣然其時布政使統制全省而督撫所轄或不逾一道未能驟奪其權清世督撫分地既廣布政使乃其長史耳視宋世

轉運常平二使猶或不逮以枚元世行省平章但有沿革之名了無其實矣荀卿

有言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

而無別謂之一實自非名家不足與議古今官制

### 官統下

七十一聖之官命祿盡于今陳諸東序不為下國綴游然其稱號磨滅或僅見于

四裔與後嗣王所布法而幽隱不著者第而錄之非苟為采獲異聞凡近世鴻臚

中允即中諸職因名于古而十世以後稱其卓詭考迹者猶吾世也

周官不著附庸而春秋傳有驪戎男莊周號之曰艾封人此則封人猶附庸也

春秋所著封人之名眾矣蕭為宋屬傳有蕭封人及古所言關內侯者亦附庸

異名也管子稱魯邢國絕桓公存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

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匡韓非言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顯此皆

私屬之國當古附庸及墨子言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

號商鞅為秦制爵亦有關內侯始為封君之號矣案墨子時諸侯稱王者寡商

鞅相秦秦孝公未稱號也而其下皆得有關內侯不嫌君臣同爵此皆仿佛前

世封人附庸為之齊桓葵丘之禁曰毋有封而不告此則諸侯固得封樹附庸

矣漢末孫權位不過列侯破關羽即以尋陵侯封呂蒙華亭侯封陸遜陽華亭

侯封全琮亦其比也

虞書堯典稱內于大麓鄭君說大傳曰麓者錄也新論亦云昔堯試于大麓者

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劉昭百官志注引論衡正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

公位大總錄二公事其說雖異古文以爲山足要之言相位者必有所從受及擬以錄尚書事則誣也下尋漢世光祿勳掌宮殿門戶勳者閣也易厲熏心即厲閣心詩昏

樞即熏樞光祿正言則衡鹿大麓在山其名與禁苑同掌之者爲人主腹心及漢爲

天子守門者猶稱光祿是其遺迹箸者耳又漢書烏孫傳說其國官制曰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候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

騎君一人自左右大將以下皆漢語譯錄獨大祿非漢稱傳又言昆莫有十餘

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太子有子曰岑陁其下言岑陁者官號也此則烏孫自以官

稱其人即大祿爲烏孫語明矣相大祿者一官大祿從主人相從中國史官所記

音義偕箸之也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

彌明大祿爲股肱貴臣而與大麓譯音正同則虞書所說爲相位烏孫取于古官

舊號豁然矣烏孫故在祁連敦煌間後乃徙見張騫傳與瓜州允姓故鄰壤當舜時

則即成地也隋西域傳言高昌王坐室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其官曰令尹曰公

多取周秦以上高昌于漢則車師前王庭今爲土魯番闢展二城當中世聲教

殊絕猶上法周官以為光寵況于舜世東西固未隔也故孔子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而楊子雲喜識絕代方言信其有徵哉

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世本及呂氏春秋勿躬文義和分而皆有仲叔及王莽則合義和

為一官亦猶秦之合僕射也上禮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卜當為僕射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故

秦置謁者侍中尚書皆有僕射并僕人射人為號謁者輩皆近臣也其後遂汎及從官取其領事之號百官公卿表謂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非其實也

綜核其實既遠起東周矣文侯之命言父義和者鄭以為晉仇其字義和固無

徵也馬從孔安國故以為晉重耳其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亦愈曼衍矣義和者

義和也賜弓矢罃鬯以為侯伯比于唐官分宅四方者故取其尊號而曰義和

義和故分尚儀亦非一名大傳曰儀伯之樂舞襲哉此其儀也大傳注儀當為義義仲之後也

案下又有義伯之樂舞將陽則此非義之誤鄭以下言義伯為義叔之後此為義仲之後然同言義伯不應如此無辨故知此儀伯為尚儀之儀非義伯也

周世法之大雅有維師尚父故訓傳以為可尚可父惟別錄亦言師之尚之父之

此皆近望文生義師者大師尚父者尚也大公之賜履而征五侯其職儕于儀伯

故曰尚父周之爵號秘逸者多矣三晉之世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見呂氏春秋下賢舊作上

卿漢書樊噲傳如序注引作上聞 若羲和尚父者寧一事邪

周之六典亡三老五更三老公也五更者世疑其出于秦官秦爵十二左更十

三中更十四右更皆以主領更卒部其役使凡將軍有前後左右百官公卿表而大

將軍居中而主莫府故主領更卒者五人章炳麟曰秦無儒袒而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酌尚首虜之國不有也夫庶長不更之號夙著于春秋及成周改號

萇弘分官續漢書律歷志虞恭宗新等引文耀鉤緯書難信然斯說本封禪書大史公言為有徵弘其取于秦官而建五

更矣今叔旦所制既出山巖屋壁獨萇弘後定者不傳然其足以撥亂反正寧

不得與于蒼姬之典乎

攷工記始言九卿或言六卿三孤案周官言孤卿者用事尊寵之臣不異六卿

而其品秩有異若漢以下言特進矣其數非三也春秋傳言天子有日官日官

居卿以底日日官者大史保章馮相皆其陪屬也大史建六典權藉與甸宰同

故以下大夫居卿由大史推次內史之掌八枋亦居卿也大史長官下大夫二

人內史長官中大夫一人三人皆居卿與六卿為九

屈原稱其君曰靈修此非詭辭也古銅器以靈終為令終而楚辭傳自淮南楚辭

傳本非一然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則知定本出于淮南以父諱更長曰修其本令長也秦之縣萬戶以上

為令減萬戶為長此其名本諸近古楚相曰令尹上比國君尹即古君字故左氏春秋君氏公羊

作尹氏上世家族政體君父同尊父從又持杖尹亦從又持杖衷服傳曰杖者爵也其君曰令長下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殤及

弒者亦曰某敖敖本酋豪字猶西旅獻南國之法章君臣猶以官位辨高下故豪今作葵也此亦君號同臣之一事

參用親羈而無世卿夫萬物尊天而貴風雨者為其不私暱近不擊疏遠也管子

版法解語

### 五術

後之林丞擇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司擇輔殷自府辟而伐閱在吏部司其

予奪如是則教令壹世胥散矣章炳麟曰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而

貴義與德建官之法中今之卒病猶有五術焉捐納則廢藉蔭則廢將論官者

必于學學士惟明法者為宜官其次莫如用吏草創之始求曲藝則任命民梅

福有言不循伯者之道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

驥于市也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夫遭時阡危則數澤之才者必盛于平世明太祖令中外諸臣下至倉庫雜流皆得舉士傳相引擢是時山林窮居皆得自達余以政人不可薦莪人可薦一術優之善農大費之善虞咎繇之善李法雖賢聖勿能以代官因國之關監督出乎總理通商按察使出乎刑部彙猶以爲事守而久更慢弛其他之凌亂則舊矣是故革故之政相材而授之職自治官法吏軍帥專對之使帑臧之守起自卒史上至乎正長終身不出其曹雖有大勳止乎賜爵矣二術處戰國者以軍隊爲國之大邪其執則不得不右武兵法既異因國之文臣雖握神雀刀持邊必隆之匕首不足以統馭士卒八國比合以陷宛平其主跳走督撫則先與密爲誓盟夫以疆圉抗詔叛也又逡遁多畏而弗能自立爲小國虛設節鎮也孰用後之林忝廢督撫而建都尉內受命于本兵外有承宣布政司以長一部三術明制監司長吏以下皆避本省宋政和制則授官無過三十驛議者善宋以朱買臣畢安敬張漢周范仲淹之守本郡爲故二議者其失則均也必不用鄉人則膏于風土其舉戾民

必專用鄰比而勿遠取僻陋之地風俗弗革其民將老死不相往來夫豪俊雖超軼于里閭之士其材性則大氏不出其里閭吳蜀之民處官則飭治遇險則惟撓矣荆楚之民赴機則果毅守成則陵獵矣越之民臨患則廉勁處安則陞隘矣交廣之民趣義則勇往見利則忘本矣閩之民言談則典法躬行則險詖矣江淮之間北及夾河之民即戎則順服從政則腐蠹矣雖有賢智不足以自拔也今是秦趙燕代荆楚滇蜀陸行幾萬里鐵道未布游者未能以徧至賴遠宦互革其俗互增其見聞必杜絕之則民死其鄉吏死其牖下川谷郡縣焉越而不達風俗臭味窒闕而不流若是則其害于和齊也最甚故除吏者無避本省亦無迺遠人情有不通則輔以三老亭長四術貴賤之情視其權不視其位輕重之情視其祿不視其階有位而無權有階而無祿則將軍之策命或塵足以易觴豆往者有理藩院則鴻臚寺替矣有總理通商之臣則四譯館輕矣大學士宰臣也提督持斧之帥也自軍機處之設則內閣無政自金陵之陷則提鎮爲僕妾至于郎曹觀政之士而不屑與均茵伏名違其實權舛其秩故賞不勸而黜不創必覈其權實而升降



其階位其尤宄散無事者則廢五術以是五術規獲其建置若夫增損財益之凡目則以時定也章炳麟曰若古官方之亂莫泰元魏縣置三令長郡置三大守州置三刺史刺史則皇室一人異姓二人守其泯焚宜勿可以終一爨然而猶曰升平之世何也其端未見也見端而革以其六典上諸大旅震來虩虩無喪翼翼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 刑官

晚世之言治者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權獨全苟傳于辟雖達尊得行其罰雖然未疏也昔周公爲立政其言曰庶言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卒事而告大史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其刑官殊于百工之徵也今法家之訓曰王者無惡神聖而不可侵王者無惡以有事則與大臣分署也神聖而不可侵以其嚴威深閔也校其名實人主者以其職貴不以其形骸貴燕游之事非舉其職則齊諸編民是故漢武微行馳騫禾稼秔稻之地爲鄠杜令訶止示以乘輿物猶良久乃得去而不能非令也即

令雖格殺武帝是誅逆令者非弑主也今是卒暴小忿奮佩刀而刃人及其略奪婦女以為嬖御大臣所不署嚴威所不扶此謂匹夫之惡其訓不可用而法律不

著其條獨以侵人田器予其請求

遠西以田器訟君者猶日請求

此雖重刑官猶恣人君使得以

一身為姦盜不軌也申無宇陳僕區之法而楚子謝罪孟軻陳古義瞽瞍殺人

則咎繇得執之韓非陳茅門之法荆太子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以天上

之尊儲主之寵猶不免于五咤使人主殺人不軌則治之等是矣

漢景帝為太子時與吳太子博

爭道以博局捉殺吳太子當其博時非以監國撫軍之職行之而以凡民兄弟之事行之則當從凡民殺人之律

前世專制之名甚隆尚

制是術彼獨為是屈法者何也凡法至于辭窮不欲其避忌區蓋寧頌言之而變

其治是故司市之令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

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注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以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以下過市足得互見王以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據此是王后過市亦加罰也

夫人以下皆行其罰而國君獨貫貸乎赦刑人者非謂其肆大眚也以國君之故

而使鴟義矯虔者得以不誅則君之與于鴟義矯虔甚矣其行罰又甚也難者曰

而使鴟義矯虔者得以不誅則君之與于鴟義矯虔甚矣其行罰又甚也難者曰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效也今子陳是則柰何曰夫秦以不能自守其憲度使二世得恣己意以族大臣故趙高得報之報之者趙高起于熏官非刑官之行法也使刑官得夙行其法糾帝之小愆則二世必不得恣睢以陷于弑何高之足慮且姦劫之臣加刃于乘輿者彼庸必有辭乎自周官之法廢而譴訶不行于上吾則與之蒞隨以道古

謹虛惠

珠申之帝銜不加賦以示恩而賦固所以糞甲米也加之則孰不起于大澤者乎既推脂髓以自肥其族及執格不可加而嗷曰吾澤厚矣若偃僕而釣者果敬其魚乎哉且耗羨者令長所私索而縮取之以入縣官其卒又使令長得公取平餘于民其加賦二矣大兵起門關蹊梁于是乎有釐金曰是征之商賈也使商賈不因是以厚鬻而返取之農圃則是誠惠政爾不然其猶曰殺非羊豕非豕也校獵之奪禽也攘人之兔以爲乾豆而發弦者不厭其餘哉雖少非廉矣今少之不能而假借其辭以耀之信夫民之易愚哉明愍帝之重斂非以營

馳道起新宮禦寇衛民則有焉而民曰加賦清之薄斂少半而啗羣胡羣胡不能折衝以庇黔首是黔首無所衛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今其婦人未嘗刺韋

作文繡織氎氍其男子未嘗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後漢書烏桓傳述其男女所業如是烏桓

即滿洲舊域矣以自澹給而浮食于民歷八世無酬醋是恣其劫畧而不憂名捕于有

司也于盜甚矣而民曰不加賦嗟乎歲在烏味而降民儀九萬夫日夜不黔其

突以圖革政將求資于大府而無若八旗之蠹蝕何使八旗之無餉乾甲米則

歲節五百萬而贏據光緒會計錄支八旗兵餉馬乾銀四百六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兩支八旗米折銀一百十萬八千四百四十一兩

凡五百七十八萬餘兩為一歲之數清興二百六十年幾十三萬萬矣以是通商惠工而實軍府

何功之不成而何師之不舉其又磬折徒跣以承白人之頰怒也夫公府臧以

為百官之經用則多取而不為橫柰林有征閒架有征船輶有征津渡有征一

內焉一出焉猶大酺而斂者也今反是侯度而舉歲藉以餉羣胡雖不增矣其

膏澤則不沐浴于小民且魏武之畝收粟四升者不瘡薄乎今時賦稅重者或十五取一輕者或

七十取一合計已墾之田率其賦稅未及漢時三十取一之數至魏武畝收粟四升祇當今時一升耳而又以脫粟計之則不過今米五合也其時尺步雖小

于今世一畝約今四分之三以畝收譬燒瘠之蝕人縱不時斃其筋力固以日  
脆粟今量一石計之祇百分取一耳譬燒瘠之蝕人縱不時斃其筋力固以日  
弛及以釐金捋取以昭信票氣貸豈不曰吾以事國家非少府私之也亦念夫  
入旗之蝕蠹于前而今乃鯨其後邪遭歲之大饑攻剽及都會知不可柰何而  
振卹之其于積歲所獲千未抒一焉又募資于富人以輔其乏乃自歌舞其德  
曰吾節大官之饗珍裘之飾以惠爾氓也曷非廩祿其族而歲取什二以爲常  
平其安取是惠矣烏虜深宮之首離嬰保之手不自知其侷德以不加賦炫其  
民者其職耳百僚師師落其頤珠冠其孔雀服其鼉子曳其盛鬢厭其淳曆縣  
其帛書無以報之而劇前世之苛政以美之甚矣哉其背本而不知惡也

相宅

先武昌倡義九年章炳麟與孫文遇于日本東京縱言及建都歸而疏文曰相  
宅其後十年清主退南北講解孫公不能持前議將建金陵而章炳麟亦以蒙  
古關東遠不受控且懼清裔復興亦釋前議以宛平爲大湊臨事之與縣論道  
固殊也宛平既建漠北卒不守遼東粟末以上亦制于佗人自以所策無效天

保未定終後不知其所說駕也故存其舊文曰

奉駟駒黃牛以郊天子土中鄂杜竹林商山甘木汧瀕牧馬不隲于關中不可以居河無鱸鮪雖換無文章雒與大梁不可以居周宋古之沃衍而今乎沙磧非江南之武昌則無居也孫文曰異撰夫定鼎者相地而宅發難者乘利而處後之林丞所起今縱不豫知所在大氏不越駱粵湘蜀不駱粵湘蜀者近互市之區異國之賓旅奸之中道而亡故發憤爲戎首于今奧區在西南異于洪氏所克則以爲行在不爲中都中都者守其阻深雖陋小可也何者地大而人庶則其心離其心離則其志賊其志賊則其言撓掠其行前卻故以一千四百州縣之廣袤各異其政教雅頌者百蹶之媒也雖保衡治之必亂其節族矣夫景毫以七十里岐以百里古者伯王之主必起小國雖席之蘿圖而不受者非惡大也士氣之齊一足以策使周行之着敕足以徧照非小馬能處小者于愉殷赤心之所搏厲其政棐奠其水土撫循其士大夫其輕若振羽從之十年義聲況乎諸侯則天下自動願爲兄弟大將焉往使湯文之故有大傀跋土其舉之

亦絕贖吾未知其廢易竄殛之不伉于癸辛也洪氏初以廣西一部成義旅所  
至斬馘勤于遠畧克都邑而不守跨越江湖以宅金陵內無郡縣而擷落以爲  
大以此求一統昆侖岱宗之玉檢未有錄焉故困于邊幅者爲小醜陋小邊幅  
不以尺寸繫屬者爲寄君寄君者戒矣雖其案節得地而揚光明金陵則猶不  
可宅當洪氏時有上書請疾趨宛平者洪氏勿從非其方畧不及此也人主必  
視士心進退以整其旅金陵者金繒玉石稻梁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  
起夫滿洲在者其執分異國視執便以爲賓仇此之謂亡徵及其閉門仰藥始  
以宅南自悔也豈不絀于廟筭而詒後嗣之鑑邪發難之道既如此矣定鼎者  
南方誠莫武昌若尚賓海之建都者必過遠武昌夫武昌揚靈于大江東趨寶  
山四日而極足以轉輸矣外鑑諸鄰國柏林無海江戶則曰海塹爾內海雖鹹  
亦猶大江也是故其守在赤閒天草而日本橋特以爲津濟江河之在上游其  
通達等是矣何必傅海夫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雒鐵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長城  
其庠候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雖然經略止乎禹迹之九州則給矣

蒙古新疆者地大隴而執不相臨制夫雖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  
戰士角難之場也地連羌胡足以笞箠而制其命其水泉田畦膏腴不逮南方  
猶過大行左右諸國農事者制于人不制于天且富厚固不專恃倉廩自終南  
吳嶽土厚而京陵高羣井所韜足以利用下通武昌繕治鐵道雖轉輸者猶便  
雖然經畧止乎蒙古新疆則給矣後之林丞欲爲共主于亞洲關中者猶不出  
赤縣不足以馳驟彼東制鮮卑西羸烏拉嶺者必伊犁也古者有空匈奴縣突  
厥者矣耽樂于關中而終不遷都其壤王靈不遠是以赤帝之大九州分裂而  
爲數畛夫爲中夏者豈其局于一隅固將兼色并容以配皇天伊犁雖荒斬之  
胡桐檉柳驅之羆狸羈之羸橐佗草萊大辟而處其氓出名裘駿馬以致商賈  
鐵道南屬轉輸不困未及十年都邑衢巷斐然成文章矣故以此三都者謀本  
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視其規摹遠近而已章炳麟曰非常  
之原黎民懼之而新聖作者遂焉余識黨言量其步武先後至伊犁止自武昌

始



地治

章炳麟在清末作地治書曰後之林悉專制立憲之不知其畿外必以地治鐵

道未拂放于普魯士之府縣鐵道已拂放于美利加之聯州聯州者類古封建

古者謂人君酋漢書宣帝紀揚玉酋非首注羌胡名大帥為酋案張酋者繹酒

酒官則曰大酋胡人君以名何也生民之嗜欲始于飽煖卒于駘盪其形性以

式法授酒材而得火齊者其始不過數人民歸之若嬰兒之求乳于母則始以

材藝登為侯王印度之言阿修羅者譯言無酒一曰非天謂其醱酒不成而不

為天帝也蘇摩者亦祀以為天王中外之民嗜欲同而皆相崇以君長高位曰

尊醕盡其材曰爵法典曰彝皆酒器也長子嗣位以為不喪七鬯士大夫推其

長者而曰祭酒故知酒儲于府君親度齊之作其民則以禮饗醕以是流恩君

之養民不過一國及周公明大命于妹邦而設酒幾則康叔始得以一人統治

三都故邾鄆衛者以三政府而戴一主詩邶言康叔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

風即不必分為三國鄭取十近世所謂雙立君主者也方伯連率則聯邦已大

邑其詩猶祇稱鄭可徵也

者謂之兼霸之壤小者謂之他諸侯管子輕重乙漢因其義大者謂之倫侯小者謂之

隈諸侯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正信侯馮毋擇後漢書鄧禹傳注引漢官儀曰下土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

墓于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隈諸侯唐仁壽日賈子制不定篇特類其尚幼倫隈之數也倫即倫侯隈即隈諸侯今案詩正月傳他他小也是亦猥瑣之意故他諸

侯猥諸侯同義方伯以賜弓矢專征他諸侯皆不得擅發今德意志聯邦內政自治于

國而兵符兼于中央其類例也聯州者校以二事則比于聯邦中國宜設布政司

以專方面如明制其餘諸曹各以僉事貳司按察司以法官特立于左下有推官

徧于諸縣廢府州以縣令承布政司分布政司所統為數部部各以參政統之以

輔司之所不逮及又并諸小縣為一區尊令秩至正五位縣有鄉官各任其文學

法律之士縣附司者稱郡主郡者稱守其秩祿權藉如令凡守令皆自諸吏次轉

考功于司選于吏部而見于人主名在冊府一司之事有法者如律令無法者咨

于俊民而廢興之一縣如司故經事者上比事卒起者自專自政府及司以至郡

縣守其分職無相奸也司所部者革故以從山水形勢夫內政者欲其地無華離

軍事者欲其毋以山水為甌脫而相誣諉乃者以督撫主兵不并包江河不可得

今軍民之事異守故海陸諸鎮其區域與司異形司以牧民而地得就其條列有舍地治不以版籍正民而欲庶政無姦欺隱匿者五史之所未聞

明農

昔吾嘗愧始元文學之與弘羊辯也不如卜式夫天地有百昌以資人用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故聖王置舫人之官以通川澤驂服騾牝以達原阪人不極勞而足以窮泰遠劑其所產以龔服御弘羊之均輸非苟作也今之人亦嘗以理財之善善劉晏晏式弘羊矣勿爲權首而怨勿及也而文學諸生類欲遠法治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遏貪鄙之俗醇至誠之風其議虛僞近于無端崖之辯固不足以服弘羊矣察弘羊之病在知商而不知農卜式農家也故導之以衣租食稅以爲本議租稅出于穀穀出于力耕力耕出於重農是爲知本夫通四方之珍異使五金百卉皮革丹漆晝夜相轉乎前而上權稅之民得其養上得其用均輸之術于是乎兩便然計本量委轉輸之久而出者必窮是故終南之山今無檀柘者會稽之壤今無竹箭者取之盡也然則商非能自通也孳殖于農而裁制于工已則轉

之今居大農之官而不以飭力長財惠訓其民斯溺職也哉古之所謂農非播稼而已蔬中之豐園圃毓之楨榦之富虞衡作之鳥獸之蕃魚蛤之孳藪牧聚之麻泉之堅蠶桑之賦婦工成之數者非三農之職也而比于農故諸農之所隸籍者一切致筋力以厚其本則百貨逢涌不知其所盡而商旅通矣烏虜今中國金幣之泄于異域不可畫著計也議者病夫商旅之不遠出而欲致行之顧未嘗以器之良楛物之盈絀為計彼苦茶與絲者非園夫紅女將曷成者也逾淮漢甫草之地莘獄大數十桑麻不殖牛羊不下括車陟乎桃林甫草之地莘獄大數十蒲陶不成牛羊不下括商雖通矣其何資以轉運且吾所病于無農者有湛是者也中夏孳乳之性恆繇于異域而食道又視他人寬肆以繇育遇蓐食是故異域得兼貴農商獨中夏宜專重農農不勉人不得不多孳死

余見印度人體格大于漢人而日食乾麩兩片歐洲人食

稍多仍不過漢人二分之一也日本繇育與中國同食量不過三分之一

今果窘于耕穫米一石則至萬錢矣蓋明洪

武二十六年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墾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

三頃夏稅秋糧一歲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今稅誠減而民且贏洪武三四倍

四萬萬之數不足信  
今姑以倍萬萬言清光緒十七年所覈墾田九百餘萬頃口倍三四而墾田財

以十七八相校隱漏固有焉亦其民之惰農者多也是以弱者轉瘠強者剽盜  
自啗更之蟲蝻息之物莫必其命明者始思興農以厭塞之吾以爲不尊農峻農  
事不能以誠舉昔者北方之沙磧剽北之左自虞集始營度之至于今二十世天  
山之水泉若古勿道導之自林則徐至于今七八十年顧其效局促于是今之  
明農者重以游士夸肆之言而身不知稼穡艱難不務作勞闢東主官墾者嘗以  
白金一百萬兩營之半歲未嘗辟一壟徒草作東三省圖以應餘者十六萬耳其  
受田者連塍百里終不執犁播種須直高乃轉鬻之雖以條教禁切無柰之何  
此吾籌邊時所親見也隱度物執方內爲岑詐者猶無以甚減關東本業鈍事  
而發之變巧之人茲無效也非尊農峻無以爲也

定版籍

清之末章炳麟謂孫文曰後之林蒸視生民之版與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衰賦  
稅大減則充古之爲差品者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迭爲九衰至于

衍沃而止矣今之大法自池井海堧有鹽而外露田稻取長黍稷梁麥各有品也  
居宅與樹藝之地次之山及池沼次之江干沙田次之以是徵稅觀于民間而  
辨其物桑田者其利倍稻黍棗蒲陶橘柚桃李竹棗梧桐及雜樹松櫟足以給  
薪者其利自三山有植苦茶者與桑田比種竹者亦如之雜蒔糧藥者爲下黏與  
文杏不高岡而有足以侍宮室器械其利倍苦茶枏黟丹木者自四池沼大者容  
魚或數萬頭不作勞而其利加于露田十倍江干沙田宜木絲其衰如桑然則  
定賦者以露田爲質上之而桑茶之地果黍鬻薪之地楨榦之地至于魚池法當  
數倍稼矣獨居宅爲無訾窮巷之宅不當蹊隧者視露田而弱當孔道者魚池勿  
如別爲差品以是率之賦稅所獲視今日孰若孫文曰兼并不塞而言定賦則治  
其末矣夫業主與傭耕者之利分以分利給全賦不任也故取于傭耕者率參而  
二古者有言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夫貧富斗絕者寇盜之媒  
雖然工商貧富之不可均材也朽人爲人黜聖善畫者圖其幅帛其爲龍蛇象馬  
草樹雲氣山林海潮燿火星辰人物舟車變眩異態于以緣飾牆壁一也然或一

日所成而直百錢或一日所成而直贏于萬金輓步輦者與主海船者其爲人將行一也一以爲牛馬一以爲宗主是豈可同哉彼工商廢居有巧拙而欲均貧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餘壤而富斗絕于類醜故法以均人後之林叅之法不躬耕者無得有露田場圃池沼得與廝養比而從事人十畝而止露田者人二十畝而止矣以一人擅者剛壟溝洫非有其壤地也場圃之所有柶落樹也池之所有隄與其所浚水容也宮室之所有垣墉棟宇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無故買鬻者庚償其勞力而已非能買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貢徹不設不勞收受而田自均章炳麟曰善矣田不均雖衰定賦稅民不樂其生雖有帑廩而不足以養民也雖然中國所包方域炎夏盡有之塞下不可虛其地廣莫量以繩索而不計步此不能無業主內及腹中膏腴之壤有人耕二畝者矣是故寬鄉宜代田陜鄉宜區田獨寬陜適者可均田耳輔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傭耕宜稍稍定租法昔者余在蘇州過馮桂芬祠堂人言同治時桂芬爲郡人減賦功德甚盛嘗聞蘇州圍田

吳越沃野多稱沃

圩田本由圍田音誤作圩圍田多皆在世族大者連阡陌農夫占田寡而為傭耕  
邕過沼澤為之今則徧以稱水田

其收租稅畝錢三千以上有闕乏即束縛詣吏榜笞與逋賦等中夏兼并取少惟蘇州世族尚有之

桂芬特為世族減賦顧勿為農人減租其澤格矣荀悅言漢世田制官收百一之

稅而民輸豪彊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彊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

下通而威福分于豪民今不正其本務言復除適足以資富彊也桂芬于蘇州仕

宦為達諸世族皆姻婭通門籍編戶百萬號呼之聲未徹于耳將厚薄殊邪其

閭立祠堂宦學者為請之農夫入其庭廡而後知報功也

懲假幣

人主雖神明非能聲為律身為度也錢府雖技巧非能轉塵埃為黃金也嗚而中

律謂之神雀效而吐金謂之舍利今有術士欲作偽黃金者此必謂之妖人矣吐

蕃之大桑門與人便利以為上藥飲之者此謂愚授之者此謂誣近世園道匱

絀作紙幣以濟之名其為幣其實符券也以一券一幣更相易民未有損今再

三倍其實幣之數其虛實不可以相庚償此乃徒以欺罔其民民亦恚然葆而



用之其猶吐蕃桑門所爲者邪金銀銅者天產自然萬人流血汗穿地臧然後得之今以頃刻旋輪動肘之勞彫鏤札書以相假擯出之無窮名而當形畫而當實未有詐欺若彼其甚者也世之專政至乎賞罰無章以木爲人以馬爲鹿猶弗能雖妄號之弗能以代任今多作空券以爲實幣則是巫師鬼道之用也中國泰始無紙幣周官載師有里布舊說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鄭仲師猶不信質以春秋傳曰百兩一布布泉也漢世嘗造白鹿皮直四十萬以給諸侯聘享不入于園法及唐宋初有飛錢交會交會者始由蜀吏以意私造人主遂因以爲利利民恬漠不能與上爭也

宋張詠鎮蜀始擅爲交子其後又作會子嘉泰末兩界出放至五千

三百餘萬緡然民間質易鈔賈亦有減落

及明世承元餘烈多爲寶鈔而禁金銀不用自洪武訖于

天順成化之閒歷歲八十向之直一貫者不能當一火漆金背也清自包世臣

王鏊言紙幣之利而魏源持玉幣以相詰難卒不能勝非包王之善辯持玉幣

者則自負矣何者玉性不從革勿能以意壹其形范其不便一也抵觸而碎直

千者不當一其不便二矣追琢之功勞于鑄金十倍必有定形則曠日持久成

幣勿能多若苟取佩環而鑄其等直則貴賤無所準

鑄金易故已鑄未鑄直不相遠斯玉難故磁珠成器

以後其直遠過于樸又玉之優劣差第過多其貴賤不能以方率重率爲比例故取無以得準

其不便三矣古者或用蠙珠五

品之貝雖不從革猶無待彫鏤故可亟資也王者獨以六瑞爲葆臧或以氣糴

不施于市閭不齎于化居之賈故曰上幣彼源之迂其猶黃初之用帛邪說雖

負然持紙幣者猶墮而源所謂驅寶貨于外人者猶信是何也持紙幣者其志

不在便民持操徒欲多張空券以罔利也夫紙幣者人主清心可以行之非是

徒救暫匱而方來財力且大屈矣此非包王之說所能持也又不可唐慕異域而

不課其心也嘗試論之上之制幣必就物之材因民之故上世紫石餘蚨之倫豈

后王裁之哉自以難得民因之以爲重用無定形不可圭黍分析然後用金銀銅

金銀銅雖由上制之民寶之固已久矣上者久蕤不生衣百鍊不輕次亦光澤

積堅其以爲器華藻鑄鱗之可觀撞之有聲非人主錢府能貴之性自貴也三品

之治多少難易堅脆又有校故銅不得重于銀銀不得重于金亦其性自然也

利器管于民則姦人得操奇贏以自厚故開采鎔冶之權操諸上然則上非以

意爲幣也形法定之謂素飾治畢之謂成乃因其素而成之也今紙幣者其素何等邪徒以錢重不便齎操以券授受此爲行旅一切取便其券則以徵幣非直以代幣也固不可倍幣而張其數商人之爲期會未有能以一幣爲二券者矣爲說者曰幣者所以準物猶度量衡諸可用者在物亡在于幣故幣不以其素貴應之曰凡無用者非獨幣矣人主皆有侍從冗官侍從冗官非以便事也以爲威儀何不刻木爲吏邪喪紀賓客陳兵而列道非以防發劔禁攻剽也何不布圍棊爲士卒邪候國賓者迎以鼓吹鼓吹之聲非幼眇足以娛耳也何不畫金鼓節度爲軍樂邪門闕之威不足以禦寇宮庭之廣不足以徧游人主所處亦數堵而已何不張簾御爲宮寢邪彼諸無用有之而不變此獨曷爲替故且諸可以準物者其體必不與物質也以其同受準者相質今以穀一尺易縑一尺以赤菽一斗易小麥一斗可也即彼以斗菽來我以空斗與之以尺穀來我以契尺與之雖髮童子猶弗受今幣者與物相質以一金易一羔無空斗契

尺之恨明幣本不爲物準也

管子乘馬云黃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此以黃金爲用之量

亦與銅錢相比耳

曰物有直故以幣準之應之曰夫直亦不空至矣諸有直者皆擬其

役作功大者城闕道路細及羽之一箴芥之一荃悉以手足騰踔搏取得也騰

踔之搏取之之謂功功有少多故直有貴賤

此論物直之本其茫古器文具新物之倫或以好惡定直不正與功

相當若諸常物未

有功直絕遠者也而金銀銅者亦以手足騰踔搏取得之功以擬功直以擬直

故以三品之幣易物者猶以布貿絲也性又從革分合惟所制故能爲萬物紀

今造紙幣者其功不與采金銀銅等且造一金之幣與造十金之幣其功則相

若故曰所以徵幣非直以代幣也徵幣者固當以輕重相易以一券一幣相流

轉而已多增其數則是以媮功窳器代堅良之金也彼馬所挾操以爲準乎度

自有其長故準長權自有其重故準重量自有其積故準積幣以準直而紙之

體與其直不相應造紙之役與成物之功不相應今取契尺中斷之猶當五寸

取十金之紙幣中斷之且復當五金乎然則以紙幣準直者亡于其實徒以名

授也政府得以名授者獨有爵位爵位固無形無形故以其名出口而無窮屈

即予人帛賜人食邪雖穀猶有一端之縵一雞之炙不以畫衣木截名授之也

今市井化居有形有形者以無形詭更之形名參伍必不直矣為說者曰今人以名言盡籠員物既以無形當有形矣應之曰名言者所以聲物不以其體為物也當其言火而口不熱當其署山而几案不為填壓即名固可以當實者書馬與人能騎之走乎尺一璽書至而人主果分軀以臨之乎故夫以一幣為數券者是特政府欲籠天下之利以姦道誣民也察中夏所患者以異域有名器稱材非多金無以致財賄外流而用有匱此其道則在惠工工飭則取諸掌握而得何待異域且紙幣直以局行域內用不出疆域外購索賴精鏤而域中淫為空券空券既盛精鏤乃如瓦礫而抵擿之此所謂驅寶貨于外人也誠競異域法當鑄黃金為大幣夫紫磨錢者盡大地一直也以銀錢交市則有跌以紫磨錢交市則不詘申異域或時不產黃金尚猶黽勉為其大幣中國滇蜀吐蕃天山遼東皆產金地也

案世謂古金多于今世故王莽亡時宮中有黃金六十萬斤其後漸少由以金作薄也余謂不然古權視今四

十八而當百即有黃金二十八萬八千斤耳以率率之可直今銀錢二萬三千四十萬圓然今婦人有手環約指金簪者多矣直不和會故不知其數耳漢時

諸治皆統于官黃金既不為幣故獨積宮中又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丁孚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

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酌少府受案漢令雖祇言諸侯列侯鑄昭引此于郡遣計吏之下是郡亦有酌金也約人口四千萬則歲得金萬斤自文帝至莽末幾二百年六十萬金無過三分之一耳然漢世金在少府今則散在民間積則見多散則見少未必古金多于今也度金擣薄其耗誠多然亦歲有所開何得不相償補邪而婦人所資手環約指又珥之屬其器猶多成泥以作市肆榜題者又不禁

余見日本商肆所作榜題不過銀泥

而已未有用金泥者彼以寡金之國故禁令及之中國雖饒金產安可任其銷糜乎

天山之北金一兩則直制錢十二緡

其視中土四分之一也而黑龍江吉林諸邊歲以麩金易露西亞人紙幣者當銀錢七百萬今空券不可收矣誠以是收邊荒焚金又令民欲鑄金錢者致金于錢府微取役費而從授之

金錢得許民間求鑄他國皆然

則手環約指又珥皆出也夫誠以

清心救屈窮者雖多空券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可也以為行旅當齎輕者今黃金之直三十六倍于白金令白金六百兩即紫磨錢一斤其重財比制錢百六十兩非難持也又其鉅者固有授受之券矣今上下徒以虛券相罔而互市必以實幣縱不效明時遮禁金銀則必驅實幣以予外人矣夫包世臣王塗之議苟以拯急未有害心也卒之其害遂至于是多欲之主乾沒之吏中夏

所不能絕其志在网利非在于齋輕易行也故佗人爲之而得利已爲之而得  
害者何哉不權本末不課有無其貪過于饕餮而作僞甚于方士恣已踊于巫  
師也章炳麟曰今有葆聚紙幣相與流行者獨常士庸賈耳中夏之大垢者賈  
不獲贏而宦多致暴富一國之資其半常在貴戚幸人浚民以生而不任信其  
國權又不轉販其資儲于外人之塵肆所儲則盡實幣也是不能誅驅擯固無  
窮矣

無言

章炳麟在清世爲無言書曰諸言變革布新法皆當爲後嗣立制而慮或闌入  
于清年當清之年與進而從新不如退而守故凡政日益謂之息道凡政日損  
謂之消道消道不足以立事而事立矣非審去就識王化想原者都不信也夫  
清作僞政以媚大邦亦有新軍陵轢主人近歲培克之盡賂鬻之彰該館之侈  
蚩賤所發憤也而頗修飾緣續妄作名譽既惠臧吏又使漢權益衰夫甚漢人  
知不可以鎮撫恐富彊則權去故言變政而無實行然鄰國者以詐相構因其

用詐而施保扞此以民亡而政府存故假權于胡種使積慮以布法者百亡僞布亦亡言談者寧無佗語而頌說變革不去于輔頰如何其自忘邪且古之行

李所以宣情解譴及蜀主與魏文帝治戎不絕猶有雙鉤之好索紙之命御覽三百

五十四引魏文帝答劉備書曰獲索紙之命兼美之貺佗既備善雙鉤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詒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等填府藏者

固已無數矣索文帝與王朗書不愛江海之珠而愛巴蜀之鉤則良鉤出蜀此為得蜀後所贈可知其臣許靖與王朗諸葛亮與

陳羣鹽齋糧藥之事皆通問訊交于竟外不以是貳心也下逮羊祜陸抗張暢

李孝伯之倫猶守其秩今威刑放失雖適同盟且與為市有以繒牛之味但歌

之聲握手之愛同車之寵投命者矣又其甚者金錢交錯關節伏匿而無狀權

利銷鑠而不章唯政府亦陰從臾之然拙者猶不免蹶墮暴死及夫府中外司

怙其權藉與為姦以持祿則終甘寢而使國鬻矣故不如絕交通商者本以兩

利廢著利鈍則視其材巧也今令連山之冶千里之渠制于佗人得資其熯封

而已顧為從者又令駟僮得轉漕于海外歲一二百萬石穰歲秬稻石則八千

中江以北民有疑土以食者矣有土曰觀音泥者凶年可以救飢今安慶雖穰亦食之按御覽四十六引九華山錄曰有白塼



屬其土如麩不糝穀歲人多食之九華在今安徽境安徽食此特多然亦隨在而有非獨安徽也佛典所謂地肥疑即此空中臧以停商期絀無盈九域所不有也故不如閉關處四戰之地兵以禦外不欲重孰何其民滿洲既與漢人殊種曾國藩者渴于富貴以造鴉梟破鏡之逆謀既徂大戾始效海西船械以自封輓世講武往往就德意志軍符號督撫才者率有四五千

人今警察又建矣然不務堅利調良者不以禦外以禦其民給也民勝者位號亡外勝者位號存執也故不如偃兵夫舍此三事而蠹者猶眾矣其詔旨情偽無問炳炳必期于遏絕漢民違今十年百執事之守舊者與其士民多能仰屋梁而道之夫三事既不可鋪刻廢弛而國家復與比茲此如頭瘍不可破矣佗新政之可破者會在未行即有情僞端緒建言者當議而罷之而今通達長者方欲匡違致新埤增前事又益後端立憲地治何其踴躍也今有造酢母者投以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猶酢母矣利政入之從化而害害抵之不除空舉利者以妄投擲豈不睡于彼已而昧得失之數邪夫將率鄙夫雜以辯人史叟奏事以長其淫僻塞其變更朝士之責也求識豪士爲之購利器

視道徑示以法度使不儕于盜竊游學之責也今西邊羣盜已衡從矣雖自處于汗下不識條法觀古之戎首皆起自攻剽而亟更易渠率以得聖王誠人智以更事生故羣盜覆而望其繼者可也且發難莫窘于作始攻略城保盜取金穀雖異國亦有爲滿弱漢者矣稍持續之及于得師有法地跨數道而清名實偕惡即與新者爲盟會之國耳息道之政于是倣載以輔後之林丞法家通人良工異材既定而專用也

有故明餘齋謂章炳麟曰以清室醜聲彰聞猶能羈執誼士芟夷傑俠而四鄰不以爲咎者誠新法翼之爲其刻飾也

案各國政府遇清誠有機括張弛未以是非爲衡也然實旅之操正論雜報之

平枉責本不與政府同流鄉令謫言日出政府亦恥于持護亂君也今賓旅所論雜報所陳徒曰中國不自振厲而已其于羈執誼士芟夷傑俠則未有一言彈射者或且嘉其果斷非僞作新法以飾耳目庸足致是莊周云田氏盜齊與其聖智之法盜之故有盜賊

之名而處堯舜之安及夫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子胥靡皆聖法假人之效也然校計新法得失而遣學處其中流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唯學者亦自重其干祿故不肖爲害不肖爲利

檢論卷八

楊顏錢別錄

章炳麟曰逃空虛者聞足音而悲故箕子過殷虛則流雅聲魏武帝觀關東荒梗而賦千里無雞鳴易代小變猶慙悽不忍視况挈圻甸而傳之異族者乎薦紳在朝無權藉或有著位遭易姓則逐流而徙其閒雖俛仰異趣然睠懷故國情不自挫悲憤發于文辭者故所在而有至如重器授受適在同胤無益損于中夏豪髮然卒不能持其怨慕此亦情之至也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少好學不爲章句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作反離騷甘泉河東羽獵長揚諸篇仕漢成哀閒直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雄方草大玄位不過黃門郎郎官散秩千人無印綬非長吏也侍郎比四百石秩不逮大縣丞尉漢穀至賤此即與今之舉貢入館從事者何異

百官公卿表郎與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期

門掌執兵送從比郎無員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  
期門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是郎位之賤下等騎士也故去就新故

不爲攜貳及王莽代漢爲新帝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爲劇秦美新以獻  
外示符命內實以亡秦相風切是時莽置羲和雄爲法言以羲和擬重黎卒藉  
巫步以明其讎僞究觀莽變法反古當世百姓不堪命然卒爲光武明章導師  
所以盪亡秦之毒螫者至後漢始效雄識短時有非議然其本徒在漢新革命  
故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明其命胙方半將中興復舊物且亟稱兩龔之  
絜而自比于蜀莊沈冥愀夫其辭之志微樵頓也雄以天鳳五年卒有相人桓  
譚者字君山與雄友善仕新爲掌樂大夫光武時爲議郎至六安郡丞是時新  
室舊臣爭詆嫛故主務極醜惡而譚爲新論上之世祖猶稱莽曰王翁初高祖  
令故楚臣名項籍時有鄭君者獨不奉詔繇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如譚可以亞矣自雄沒其後二百餘歲有武功蘇則仕漢爲金城太守魏代漢  
則發服悲哭猶仕魏封都亭侯魏文帝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聞有哭者何  
也則張須髯欲對侍中傅巽目之乃止數子行事或殊異要之同在禹域則各

矜其主無傷也若元時閔本黃昇鄭玉趙弘毅之倫以文學食祿或絕意仕進不受徵幣及明師舉徽州至入京誅胡元天下昭蘇而方牽帥婦稚繫組自殞此則所謂悖德遁天以訓則逆者邪

顏之推字介臨沂人也博覽書史善爲文辭好飲酒不修邊幅事梁元帝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周師破江陵入弘農爲李遠掌書記之推志不欲事仇國遇河水暴漲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仕齊索官黃門侍郎周師侵齊陷晉陽後主輕騎走到鄴計困甚之推以陳氏因國于梁神州舊族與故主無以異自元帝殞命江左益衰今因執便得北齊爲附庸外有淮岱梁宋之蔽庶幾得自存立乃因宦者鄧長顓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道青徐赴陳後主內之丞相高阿那肱弗欲遂罷其議齊亡再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大子召爲文學以疾卒之推在齊有二子命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示不忘本其家訓有言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

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女曹爲之明末顧炎武聞之曰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奄然媚于世者能無媿哉其後陳有許善心虞世基周羅暉袁充蔡徵陳滅皆仕隋至大官陳後主卒善心等送葬祭文猶稱陛下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也仕明及清再至尚書初明中世自李夢陽王世貞務爲詰訕瑰異之辭以相高其失模效秦漢而無情實謙益與艾南英訟言排拒學者風靡然其體反窳媼謙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黨人所萃己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熹也鄭成功嘗從受學既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爲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已當席囊待罪當是時謂畱都光復在俾睨閒方偃臥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弑末帝于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倣擾未嘗不有餘哀也康熙三年卒初明之亡有合肥龔鼎孳吳吳偉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稍深隱其言近誠世多謂謙

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偽矣是時蕭山毛奇齡當南都傾覆以布衣參西陵軍事軍敗走山寺爲沙門永歷六年人或構之清率亡命爲王士方展側山谷閒卒得脫乃徧游齊楚梁宋鄭衛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過禹州厲故懷慶王邸作白雲樓歌事侵尋聞于順天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時禁網解奇齡竟以制科得檢討吳世璠死爲平滇頌以獻君子惜其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于旃裘全祖望藉學術以譴訶之其言特有爲發也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爲能事神聖之號溢于私家記錄然猶有戴名世呂葆中查嗣庭汪景祺胡中藻等雖仕滿洲爲侍從筆語及詩時時有所彈射名世推明末帝爲共主意至懇款其他或爲失職怨望而作然觀其所詆媢猶明于種類之大齊者自乾隆中年以後士益媢變風絕矣

章炳麟曰楊雄寧靖懷舊謙益雖在染其迷猶復之推仇周而親陳知中國昵

于梁室江左士人之知類尚矣哉墨子曰買鬻易也霄即消盡蕩也經說同族迭

主謂之易異族入主謂之蕩蕩與易孰悲宜戶知之然清末學者攘席滿洲或徒以旦莫蛻化道光時有仁和龔橙人傳館試正大光明殿賦忘其韵橙曰吾知之長林豐草禽獸居之此其狂而時中者邪後以漢文授巴夏禮爲謀主圓明院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及清率氣西師陷蘇松斷洪氏下游橙與有力焉世皆多其奇氣觀其出入歐滿一彼一此不忍坎廩以求逞欲于中夏何有其後清政益微有言去無道就有道者其言感憤而亦偏戾且所爲攘除異族者爲同種自主也政法固次之均之異族則政法昏明何擇重政而褻種故自昔有右沙陀左後梁者

雜志

管仲鑊盪朱紘而有三歸之家仲尼曰微斯人吾其被髮左衽矣盜婬如叔術猶有爲之煩浣者吾觀近世李光地之事何其反也成功之奉明朝自擬以周召共和謂敵索虜而人亦島夷之降隸如施琅光地因其逋逃以爲大用卒蹈鄭氏明之衣冠正朔自是斬也其伐高矣全紹衣顧責之以奪情背交與寄殺



之戮功名在壺鑑而以三疵成罪豈不瑣哉嗟乎使後世之稱光地者果無以異于管仲叔術也則紹衣之責之誠過矣

宋紹興三十二年辛棄疾以耿京之命率中原義兵歸宋是時棄疾年二十三其生在金世曰踐其土食其毛倒雕戈之矜以反創之其諸寄食無所以從于叛者歟抑與旃裘居其義固異于恆也世或傳棄疾與黨懷英筮得卦異象以是定南北之仕吾知枯骨朽著其神靈不逾人矣必有神靈天弗助逆也其受命也如響

曾國藩者譽之則爲聖相獻之則爲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

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

明張居正嘗以子不中式與書深譴此自亟功名者之常態而國藩又自託儒行則色取行違矣

稍游諸公名卿閒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辭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于歷試亦有羣率張其羽翮非深想寧極舉而措之爲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既振旅始爲王而農行遺書可謂知悔過矣其功實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癰疥如蛇蚶其徵也凡有成勳長

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于死母見唐尉遲偓中朝故事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後唐明宗夜祝天曰臣本蕃人豈足以臨天下烏虜載其玄德賢于菟裘其違務尤不遠惜乎未聞正始之義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族姓皆絕則里尹主之易稱羣龍無首其血玄黃是時江南尚有數國推擇之足以爲里尹雖有戎狄以盜我九鼎誠無若漢主何明宗弗知而船鄭于天其未達者歟雖然苟志于仁無惡也尚得推賢不失其序夫

聞女主羣盜十國八貝勒未聞曠年無君也元帝貴由沒而委裘三年未有壓

紐之主

元史定宗紀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杭錫雅爾之地下書己酉年庚戌年系之曰定宗崩後議所立未決當是時已三歲無君其行事之詳

簡策失書無從考也

是時中原之黎庶則誰隸乎苟曰元百年有君三年斲無之民猶隸

元也烏虜諸夏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斲無君民猶隸諸夏矣

梅曾亮以文辭稱于南服晚年事晦昧不可知江南人盡言曾亮嘗爲洪氏延致尊師之爲三老五更或言曾亮爲三老色世臣爲五更諸爲傳狀銘志者皆

隱之案吳敏樹爲曾亮誄序言咸豐壬子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窮老于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郎及補官老矣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誄曰才何以今不施名何爲今大馳獨爲文章之人今世安賴而有斯烏虜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邪其志之皦邪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于顛倒者邪尋曾亮以進士官郎中與姚鼐相似類年又老壽不爲坎珂而敏樹言其逢忌遭亂卒于顛倒又以名高爲纍若悲且諷之者其殆以楊雄擬曾亮矣自君子觀之夷夏漢新固非比曾亮以曹司從事不爲重臣直夏人主國故土有君以洗聖安虜辱之恥雖濡足從之何害而況于尊禮乎

儒阮于驪山而伏生叔孫獨脫及秦之廢通履漢朝焉其違于守節數當其前則有夏大史終古與受之臣摯矣踵是則有陸元朗孔沖遠矣夫以身衛禮樂儒術不卹其汙此誠非溝瀆之小諒所能跂也及身弗能衛幸猶有膚敏逸民

以守善道而世又感之則弗卹其汙以衛是人如馮道錢謙益者亦盡瘁矣哉不然革命之際收良以填溝壑而天地之紀絕矣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盈耳哉

孰使以莖如之子受鞶帶者魏大子問曰君父皆篤疾適有一丸將誰救邴原勃然曰父也參是子之于父視其君孰重非特上視也下視且然是故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聞之歎曰三綱絕矣彼因心之痛發于死亡而齎咨涕洟以道之其哀厲如是知其絕者乃不絕也自孫復胡安國以至今重所主抑所生使申胥隱軫而嵇紹之徒重得志其絕乎則誠絕矣

### 哀清史

清既遁西安逾二年章炳麟識其亡徵乃爲議曰自黃帝以逮明氏爲史二十

有二矣

除去複重舊唐書舊五代史二種

自是以後史其將斬邪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

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撓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得因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監諂爲

務當順治康熙時莊廷鑑戴名世以記載前事誅夷矣雖正興詩獄乾隆毀故籍姍謗之禁外寬其名而內實文深士益媮窳莫敢記述時事以觸羅網後雖有良史將無所徵信悲夫天子之將崩便房題湊璫璣玉匣之屬宿成于考工無所吝諱雖諱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遠矣史于亡國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時宿儲時之人死而有隨之齋送以賵襚者國死而齋送亦絕可不哀邪大凡紀傳成于史館直載其事顧不詳其所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氏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殺矣清室始滑夏崇拜黃教以獎其姦叅報尊親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習之事吳偉業詩彰之及張煌言為滿洲宮詞著文皇后之婚睿王

張蒼水奇零草有滿

洲宮詞云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當時事證

然皆家人事米鹽瑣細不著于惇史無損而世

或言章仁憲純四帝皆不考終又言廢大子理密親王亦不良死祀于海寧以

為潮神

海寧潮神廟殿宇闊壯以白石為闌楯與大和殿同制父老傳言理密親王祠也

斯不可矢志者且史之枉撓

曰仁帝至仁也滇都淪喪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誅夷殘破不記于史官仁和

宋氏者自言明裔康熙世懼接戮改氏曰宋鳳皇朱氏者自言明裔清初逃之鎮算山中戒子姓不出山亦足以見其戕虐三窟憐毒無道視蒙古之遇宋裔絕矣且延恩之封不建于六十一年而待其嗣明明裔彫零破覆盡也純帝者威謀若神善御將帥每用兵諸將必稟承廟算違者輒敗以成事診之福康安柴大紀之獄功罪易知猶亂于名實若萬里之外何薛瑩漢紀有言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畧使奉圖而進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御覽九十引瑩吳人與韋昭同時田文鏡之隋覈天下稱其酷吏趙申

喬者以清方被主知善爲句稽布政有績及其發南山集以誅名世餘螫被于方苞諸良鉗語醜正傷志士之心清世以文字成獄者自此始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其惡超躍于文鏡矣比迹彭鵬聲爲惠吏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譏也乃者宋之徐爰諸識朝章大禮儀注非爰不定其學業精博終身亦未有大過也徒以豫參顧問能得人主微旨既善傳會又飾以典文遂與阮佃夫等同列于恩幸傳今之徐乾學高士奇非爰之亞佐邪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

譏也錢謙益與馮銓其貳心一也一思明一志明則惡名歸于思明者肅順與奕訢其輔主一也一矜傲一夸訛則美名歸于夸訛者且李紱孫嘉淦若遽受大辟則百歲不雪矣訥親張廣泗誠得減死賞貸前事而復用之其褒頌載涂又可知也夫國史詘于人主首施俛仰無柰之何而私著者復逐游麈以爲褒辱如之何其明枉直也又遼左舊臣起自草昧而傳者輒加文飾推其學術多仿佛雒閩斯與魏收牛弘之記索虜何異史通浮詞篇云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藩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奢言無阻何其厚顏又雜說篇云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弘載周言文雅若此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于廌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案世儒載滿洲事蹟多有類此不獨學似雜

閩而

至于淫穢之迹墨賊之狀故老相傳十口不殊而不著于竹素者尚將千

萬易世以後其事湮淪矣欲求信傳蓋其難哉書志者受成于官書者也前世上下非甚鬲越所施法令惟禮樂等秩縣其文具而民不率行其佗每下一令雖有邕滯大氏見諸施行矣故苟有練習制度者上觀法式下覽計簿無必清問下民而優于作志蔡邕之十意是也其後有空文不行者私錄具在猶可句

校自清室布政不綜名實筐篋猥積而細民弗知期會迫亟而吏有餘裕奏記  
文牘是非真僞成于賕賂兵制刑法不勝其弊至食貨益兼兼無可稽法令之  
所需官司之所內農商之所輸數各乖異曩者獨有鹽漕河三政訛謾秦甚俊  
民黨言以陳其弊大吏下問始播揚之更制新法今又四五十年矣惟河北流  
少事鹽漕之政隱疵伏癥又參半于昔者下無良書則不得彰聞也又官書稱  
民數四萬萬比伍而閱必無四萬萬矣稱釐金歲二千萬賈人所賦必再倍二  
千萬矣昔康熙中祀名爲家給人足諛者直者雷同無異辭獨唐甄生其時則  
曰清興五十餘年四海之內日益困窮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不見緡錢  
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豐年如凶良賈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華靡入其家  
室朝則囟無煙寒則蝟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徧滿海內

潛書存  
言篇

繇此言之寬假之令免賦之詔皆未施行也眾諛之言仰戴仁帝以爲聖明雖  
直者猶傾之惟甄發其覆蒙然尚不能詳其時粟布泉幣械用盈絀之大齊後  
史無所依據以爲實錄食貨之條又有萬此者當何所取酌以爲國典邪若乃



清之禮樂胡漢雜用其發端多鄙倍深自諱匿至于今堂子之神怪達賴班

禪之尊禮名實緣起不可得而詳也

清會典載堂子之祭有釋迦文佛關壯繆侯及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等其祭

夫婦親之祝辭兩稱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辭甚愴鄙然其緣起難知豎木為表之式則匈奴傳所謂躡林師古曰躡林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

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時馳繞三周迺止此則大略近之矣兼其崇敬達賴班禪歲迹尚見于齋和宮而當時所以媚茲二人者未可知也兼

是數者雖欲為志而風俗蕃變之故政事莽理之迹文之與實一切相繆寧

得不謝短乎傳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當清氏御世也豈不欲褒揚其祖考

滂沛令聞茶香無窮故示之意旨使杜塞其姍謗者終然清議寢息而浮虛

之頌物于字句及其弄臣酷吏配享在下相引以為華語錄聽厭雖有實美誠

偽不辨一切無以自別孰與縱民之譁踴恣其載筆令美惡偕著異時紀傳

書志得所因襲其惡誠蒙譙讓于後其美者人亦樂談而不厭以校今茲孰

修孰短也夫癡夷者惡燧鏡偃曲者惡綆繩將奄其咎必憎其表事之理矣

卒使一家之史抹焉以斬遺美往惡黯默而同盡亦無算也哉或曰西方哲

人之史種別為書若漢之十志與儒林貨殖諸傳述其委悉皆可令各為一通

與往者二十家異其義法今作史者方欲變更雖斬馬無憂也抑吾未聞  
事蹟不具而徒變更義法者夫近事聞其省不聞其勅故騁而上襄以造中  
國通史

附錄近史商略

昔鐻氏史通彈射晉後諸史似若法吏之劾重囚者及宋祁歐陽修作新  
唐書譏于吳縝此蓋才藝眾多之世文史道昌是以微有缺瑕便見糾擿  
非所論于衰季也自是有宋遼金元明五史上比先達不任執鞭如其得失  
亦有可道爾來談者多優金明以宋遼元爲下此倒植之論已元史敘次疏  
闊或一人而再傳此以華夷語隔事狀難理則然而宋史尚亦多誤此金  
明所優也遼史簡率譌誤少于宋元其文章雅馴不能如金明此俗人所謂  
優劣者爾作史者當窺大體大體得雖小有抵牾無害失其大體而致謹于  
名氏爵里之閒則史有不如簿領者矣案宋史諸志華離無紀蓋胥史所不  
爲若其以益衛二王附瀛國公本紀猶存義法而明史以聖安思文及永歷

帝雜在宗室諸王夫本紀猶經而諸臣列傳猶傳記此史官之大律也明末  
三帝不列于紀而其臣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及三朝將相四十餘人皆有  
列傳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誰之朝邪去本幹而存支葉首尾橫決遂至  
于此于義爲不通矣縱存忌諱不當紕繆若是甚也元史無論贊評議之辭  
蓋以羯胡入主利害肆非不係中夏所不待論也其間泰定詔書錄于本紀  
文辭鄙拙欲以方俗俚語爲解尚復難通蓋存其質而已史通有云先王桑  
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二書  
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其閒則有妄益文采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  
遂使沮渠氣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華而失實過莫甚  
焉言語篇此作元史者所深戒也遼史禮樂儀衛三志道其國俗亦多翔實其  
禮志序云上世緣情制宜隱有尚質之風遙輦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  
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  
于惻忱殆有得于膠柱聚訟之表者雖語近阿諛而事蹟不泯亦可謂實錄

矣金史諸志文飾虜俗匿其素風百官之志唯舉字極烈諸名而已若乃禮樂輿服三志其規摹唐宋者俛仰節奏纖悉備陳而金源舊俗反闐寂無聞焉禮志唯有拜天射柳及搖肘跪拜二事存其故風亦已率略樂志述本朝樂曲財有空名竟無譯語徒錄世宗所謂歌曲其辭皆漢土四言頌贊也輿服志一見金人常服所謂四帶巾者以阜羅若紗爲之此亦取材漢土匪彼舊有夫諱其鄙俗沒其土風而盛道折旋槃辟之容文飾大平之美郊社禘祫仿佛隆周冠帶聲容若見皇漢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乎遼金二史皆出元修而誠僞不同如此蓋其舊錄固然有以知陳大任邪律儼之初志愈于元好問輩專爲綺飾者遠矣是故以義法條貫言之宋史有統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辭語言之遼元存樸而金史增華也清世學者以明史出于官修不敢訾議而遼金元三僞與滿洲臭味差同亦莫敢以存質爲是飾華爲非者錢曉徵之徒獨論宋元二史記述疏舛而已其是者不敢言也易世以後云何復繼其曲媚邪近世爲清史者初定敘目觀其純繆蓋亦多矣一曰國

語志此以遼金二史國語解誤之也國語解者以夷語難通爲之譯說猶佛書有翻譯名義而已梵語時見于經論胡語閒錄于史書故爲解爲名義以順釋之經論史傳之所不載未嘗旁溢其辭非汎爲彼國作字書也此之悟而特爲國語志斯則漢魏以來諸家書志可盡取說文方言玉篇廣韻載之邪又清語者本非完具之言時有旁采佗國轉相比況若福金初作福金後作福晉取于漢語夫人巴圖魯取于梵語跋陀羅邇言常號猶不能自具也既莫識其原流雖志之何補焉其書本以并音作記與域外諸國大同而純帝弘曆天性繆誕自爲滿洲造諸篆執仿佛頡籀斯邈之文雜有鐘鼎摹印之體由是妄立科斗鳥蟲大篆小篆芝英玉箸等號三十二種清通志六書略具載其文于大篆仍稱史籀所作辭及石鼓于小篆仍稱李斯所作更推汾陰鼎詛楚文諸書如是種種皆摹寫清文而冠以舊事此則漢世所以譏龜茲王者所謂驢非驢馬非馬也雖王欽若之流其荒誕猶不至是以斯作志不其誣乎二曰儒學疇人二傳儒林之名起于大史專錄經師與九流之儒異實

唐書變稱儒學而朱子奢敬播徐堅之徒通于史法者亦著焉經史古爲一錄唐世專治諸史者其數亦寡故集爲一傳未有害也若夫言性命稱仁義極治亂者此爲九流之儒孟荀不與伏生同傳王符王充不與許慎何休共科古之成法豈可變邪宋史道學之稱略同黨錮而阮元輩非之此可謂昧于史法者矣明世但有九流之儒經師已絕是以儒林所記皆朱陸之支流清自阮元以下乃欲以經儒九流之儒殊爲兩篇共在一傳援引周官高言九兩不悟史傳所謂儒林名依遷固非周官之義所施且清世寄名理學者無過反覆陳言其去雜闡金谿餘姚諸哲固已絕遠此當散其部曲分在佗傳逸民循吏所在可編摠而施之斯爲繆矣疇人本父子世業之稱非徒歷算阮元荒陋強作專名借令清世算人學皆家授借爲題識如或可通而又不見斯事如文鼎穀成者其與幾何名之不正未有過是者也三曰叛臣傳叛臣本非恆有無由以叢傳著之自唐政不綱方鎮多僻宋子京始爲逆臣叛臣二傳蓋稱兵犯順則言逆不共職貢則言叛此其名實非可濶矣清世叛臣絕少四藩而後獨

苗沛霖等數人耳就如子京之例當言逆臣又非叛臣也今縱以逆叛同流其數已寡著之叢傳將安用邪議者或言朱一桂林爽文林清王三槐洪秀全輩悉當以叛臣著之斯則盲于史法彌又甚矣臣之爲言起于策名受祿其前世庶人稱草莽臣與東方法律所謂臣民者是乃比擬之辭非其實也

漢晉之間府僚對于

府主亦謂有君臣之分此皆比擬之言

是故明史流寇不與叛臣同稱唐之黃巢董昌已受官

號故得謂之逆臣耳自非此族叛臣之名無由虛起林爽文林清王三槐者閭里草竊本不足言朱一桂則明之後裔而洪秀全則以顛仆胡庭爲號者也必求衷質朱洪可爲載記二林及王三槐比于張角方臘之流著之將帥征討事中亦已昭哲安用別爲其傳若以黨附故君難爲直筆同稱內寇可也謂之叛臣斯豈前代史法所有邪四曰卓行傳卓行之名亦宋子京始爲之其間所錄若元德秀陽城諸公仕隱一致清和共流入爲諫臣出作循吏沈醉而非傲誕彊直而非好名所謂德行純備不可品目者也上追季漢容有比肩自宋以來曠絕久矣清世士多巧令就有佳者則東身自好之士耳如郭

琇彭鵬錢澧之徒號爲骨鯁將以上擬唐介下比鄭俠名實相校猶有差池以  
言卓行則過乎不及遠矣既無其人而空爲之標目以待填注斯又異乎前聞  
也五曰不列佞幸傳前史但有佞幸恩幸之篇不爲姦臣列傳蓋以才不世出  
閒代始生且又躬爲權首無所附麗不可以叢傳箸也唐書始爲姦臣列傳  
後代因之若李林甫蔡京秦檜溫體仁輩天材深阻高下在心目以姦臣可  
也次如許敬宗輩已非其伍若賈似道周延儒者才不自濟俛仰由人貪黷  
情多伎害事少人主悅其奕媚昇以鈞衡正可謂之佞幸耳清世人材乏絕徒  
有狐媚之臣乃少猜阻之士其不列姦臣傳則得矣若明珠和珅穆彰阿者此  
即前史所謂佞幸弘恭石顯之亞也下逮王鴻緒高士奇張芾何桂清文廷  
式之流入禁闈干摩宮寢外託詞藻內作姦私閭若璩何焯洪亮吉幸于  
藩邸復其亞次此而不稱佞幸則彌鄧不平于泉壤茹阮快意于方來矣夫  
樂道人善而爲之諱匿瑕疵者斯乃方志誦訓之體非所論于國史也實無  
卓行而唐著其名本有佞幸而務奄其事若斯之儕正可飾小說以干縣令



何乃與史官著作事也此五匡者非有崇論欲議殊絕于人蓋族史之所識綴學之士所與知耳猶或失之其于宋後五家又不可爲僕役矣

前代史書簡略事或不彰所以爾者一家之業本不與記注同規雖求纖悉終不能如當官簿領備也簿領可以盡識一朝故事而其事理絲碎人所厭窺其執非就湮滅不止作史求備人之厭窺亦然矣與使委曲備書而滅孰若略舉大故而存刪定之業正爲是耳上觀漢氏宰輔或多無傳雖名卿有功者亦往往見遺焉漢宣帝時麒麟閣畫名臣十一人蓋以單于入朝思股肱之美也如黃霸于定國張敞者皆不得與而梁丘賀列在其中是賀必有良謀深計足以制匈奴者矣然漢書列賀于儒林傳其行事論議不詳其他循吏如吳公邊將若魏尚載在賈誼馮唐二傳足以赫然傳世如晚世之作史者其數之當案紙而不殺矣范氏爲後漢書羣公見者無幾而多甄錄布衣末秩之賢以爲勸厲自是以後雖轉尚階級終與當官記注有殊宋明二史達官尸位往往不遺然真德秀魏了翁湛若水羅欽順錄于儒林王世貞

董其昌錄于文苑猶不盡以官位爲準清時國史大臣皆爲特傳而叢傳所載皆三品以下官官書之體固然斯所以賴于刪定也比聞爲儒學文苑二傳者不錄王引之姚文田王士禎之徒以爲官秩既尊不可廁于叢傳曾不悟其在官寡效獨以經術詩歌之用見迹于時斯乃藝人非政人也必以位高視爲政人則清史爲積年官簿爾

藝文經籍諸志所以見古今書籍存亡之概非爲一代揚其華采也自昔之爲志者大抵集合古今歸之部署宋史雖多舛繆舊籍存亡之數猶可概知獨明志局于當代觀其序述誠非好爲更張蓋焦竑所爲經籍志多由肌造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齊魯韓三家詩賈逵鄭眾之春秋馬融之周禮盧植之禮記李登之聲類謝承華嶠司馬彪袁山松之後漢書王隱虞預謝靈運何法盛臧榮緒之晉書賈充杜預之晉律南宋以降斬焉無存而焦竑錄之志目其篇卷悉與漢隋二志不異此之荒誕誰能信之自是而外文淵書目又不周詳是以明史專存一代則慎言闕疑之旨也而俗士昧其意趣

謂藝文當以斷代爲正吾亦不謂斷代非也當代現有其書則取而錄之于志如作四柱冊者有舊管新收開除現存之條所謂現存即以舊管新收合計作冊者不專以新收爲現存作志者安得以一代所作爲斷代邪清時四庫書目外及私家儲藏雖非詳盡終異于虛張空簿者不據斯以入錄而欲追蹤明志非所謂貌同心異者歟且清世經師多由博觀自得非有師法授受之統也今爲儒學傳者必推其原始致之晚周稱商瞿受易孔子曾申受詩子夏師傳闊絕而以且莫視之何異亢蕭氏于鄼侯追王家于齊建施諸碑頌則可行于方策則否矣儒學當斷限而反通藝文宜廣收而反局何其贅亂一至于斯也或言古今具錄其目過錄不悟唐志有書八萬餘卷宋志有書十一萬卷清時新舊著錄之書寧能過是若不知體要而苟以虛偽鄙瑣者相充是雖清時一代之作亦猶絲而難理矣碑版傳狀所稱著書如千卷者其數可勝計邪

章炳麟初壯則交平陽宋恕在東國則交桃源宋教仁皆六七年二宋者盡好言大事恕字平子性狂狷任意氣不遇反爲嘽退與人處長揖登蹠正言若反數變更名字衣服弊垢盛夏履猶褚木繇常若玩世然其文辭多刺當世得失常閉置竹籠中而盡出其曲謹僞言遇炳麟未嘗不盡然不以良書示也且約文辭不得敘己名教仁自稱曰漁父爲人做儻多智謀不能陳說稠人閒而宴語造次能動人性輕脫時得意即洋洋自歡幸其後恕卒不出亦無大禍怫鬱以終而教仁輔和義師仕南北兩都功名甚盛解構不做以及于禍古之制禮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吾寡交游游者發意多不相中若二宋者雖時有所短相與攻錯其軼特魁壘之氣沒世不可忘也于是略識往復之言不盡什一以告來世

宋恕在清時語章炳麟曰吾嘗游日本見其人民之勤田疇之闢士好學術而官長貴族不驕不窺其軍旅財賦知其完彊也今中國言變法者多矣料簡細故利害相牽得失或不相庚償耳誠欲盡善宜以大議屬之庶人則天下驩應

漸其舊汙所謂憲政者如執轡然總御不紛而駟駟如舞焉此所以爲易簡也  
今世安用慕遠西邪若日本則可矣章炳麟曰東國之良俗吾亦識之也其視  
中夏習常未有以大異宜若可形寫者然其端緒不同巧拙亦竟異矣東國以  
時序密邇于封建民性慕進以媮生惰游爲恥有良俗故其憲政亦工非以憲  
政能致善俗也夫中夏者塵爲郡縣而國胙數斬民無恒職平世善柔之夫猶  
能踰超資次以取卿相會遭變故而蜚躍者眾矣當戎狄入主降俘相躡朝爲  
穿窬而夕建糜葆者不知其選數也嚮國以求富稱順民以致高位與人之所  
忿嫉不幸事發而致辜臍然猶 匪勉移于得之況其以佞幸餉饋致之者也人  
民習見其然即自以勤業爲闊迂力耕勤賈與服勞于簡畢者此皆世所品目  
以爲鈍人者也以便諂降敵得官眾不齒數即不能無肆威暴以監謗姍習是  
稍久長吏人人以爲常道是豈憲政所能革邪夫勤以制勝竅以召亡者此國  
家之常率非若福善禍淫之爲謾辭也今中夏欲完疆如東國者非唐慕之也  
又不可苟效憲政以迎致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當除胡虜而自植吾夏人

宗國不隕則恥以鬻降爲寵然後舉不失勞官不失材使臯之善柔巧宦者無敢徼幸以致儋石其意者驕泄漸除而勤業稍眾矣今是言憲政者非誠有所識于本株也其或侈言利害指爲必然者是幸清廷貴人之盲愚冀以進孰得官耳察今之病陸贄所謂時弊非法弊也清法之弊惟入貲得官爲泰甚他或沿因舊章餽廩之數經費之率不察古今物貨升降而橫以一槩行之是其當革者耳乃夫鐵道陸軍諸政此技巧之序行者猶飛土爲弧矢蠶車爲馳驛非所謂新法也自餘或當改革猶庶幾可以積漸行之韓非有言虧之若月靡之若熱非當以一朝驟更也獨其官吏狃習爲姦苟直上流雖良法祇以益蠹此曰時弊今不課吏人貞衰徒曰立憲可以定之建議可以已之此所謂以孝經治黃巾也是故處今之世不誅鉏舊吏去其泰半其他不懞然是又非習常所能就也須于光復則大黜之耳不戮其人縱令立法踵于日本終不可以爲善國矣宋恕曰子所說則然矣雖然吾猶以立憲爲本居二年宋恕又曰憲政懼不行行則國完疆外人必先沮敗之章炳麟曰吾爲外人必不沮敗矣夫中人習于科目之

用科目純則望制科制科不亟行則以立憲從旁對策言憲政者取科目之上者  
也今有賈人見玉卮者雖無當直貴則轉販之此寧以無當爲有用邪商道固  
然夫立政者不在多言直守其半語耳書稱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贊者佐也  
襄者因也馬季長說佐之也者輔萬物之自然也因之也者以百姓心爲心也舉如木  
禹動如旋規謂之未有知夫舊法素俗或時刊敝其去之猶當因民今議者多大  
聲色侈章奏以自賈銜徒言法敝不課其是非顧未有一言以攻惡吏幸臣競扇  
宗義治法之虛言而以荀卿治人之文爲諱此徒見其諂諛貴執不誠有救國心  
也宋恕未言民國既興宋恕已前死有持其書示章炳麟者曰今人將從容立憲  
經營自治期以十年謂將軼日本壯哉談乎釋氏所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者非  
歟章炳麟曰平子晚而識其不然也

宋教仁在日本與章炳麟計光復事主者不深信教仁教仁嘗嘆曰今世固無  
英雄其人材之價絕將猶有墊隱未爆者邪章炳麟曰夫英雄者內有識度亦其  
所據時地就之阻與之壤尊信之民下不無文學而上不能郁然有智略者御之

則羣奉以爲工宰其將不在大江之岸也大江之岸文學已盛人人各自以爲高  
賢從其以執羈勒退則有後言矣執去則遂崩雖以文武季叔生處其地不能人  
人奉戴之也誠有英雄意者將在領脊之南牂牁之上游邪必非大江矣昔德意  
志人尼采有言曰北歐叱咤而變新教舉國同然是時南歐豈無不逞于舊教者  
邪文化深漬雖有變故之材不能人人奉以爲大宗故其執屈而不伸北歐之人  
人奉爲宗主者尊信變教之人多也尊信多者其文化淺也以是比度則可知已  
宋教仁曰其然吾則沅湘閒產也地迫江浦猶念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  
生而能摧陷大敵人奉爲宗其是非亡足論觀其識度無忝于英雄其民又樂爲  
之致死豈其風烈遂槩于今抑人材乏耳章炳麟曰曾左之倫起儒衣韋帶閒驅  
鄉里服耒之民以破彊敵宗棠又能將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則上度皇甫  
規高下不失爲王鐸鄭畋命以英雄誠不虛夫風教有變移而古今無常序當曾  
左時文化盛在中江以下湖南處執稍僻左學藝未興魏源湯鵬鄒漢勳者覩而  
一覩其學術終未就成也曾國藩雖多識其部屬良將羅澤南輩財窺朱元晦之



小學耳又直宦未盛士不涖淫雖商賈猶鮮習也而其閭閻細民又能略識文契微解論語孝經諸書不與直北絕無文化者同如是故其性木毅有所約束雖敗不爲執利轉移是以曾左用之爲能有功今湖南文學日盛乃與江左代興矣其自將相主帥以下先後常有數百千人相隨爲吏與餽寄其帷幄者又不可勝數也船潢大通商賈之所懷挾嬰纒日以觀示曩者士人或不能致羅紱而今績屬被于几榻故力作不如宦游而從軍不如走執子所知也夫文學盛則人自以爲高材莫肯率服仕宦達則夸奢中其心而執利移其志假令曾左生于今日成功大名終不可就非其材之絀也時地異矣宋教仁憮然曰誠如是者必生不毛之地傖荒之間若朱全忠李自成者昉可以爲英雄邪章炳麟曰非然也吾固曰下不無文學而上不能郁然郁然而盛者莫肯爲他人下無文學者其識不能窺遠獨隨舉暫執力轉移復有彊者則判而從之是故朱全忠李自成躬無識度與其徒麇聚鳥集擣虔據執隆于一時而其道不可長久直朱邪建州盛于朱李其眾又讐粟失气驕然他就也夫烏得爲英雄矣教仁抵掌甚服

其言數歲武昌義師起下江三軍拔南都教仁和羣帥有功諸將爭抗腕言募  
兵教仁獨欲爲官吏懲戒法章炳麟知其將立政也清主邊教仁承問炳麟曰  
先生失辭今大江之岸戶贊光復終于翦撲亂從不失舊物其始謀者不過數  
人而今兆庶爲之效命樹大白振鈴丁而天下屬耳目者誰所造也烏覩江表無  
英雄邪章炳麟曰老僕所知輔萬物之自然成天下之亶亶已夫念舊邦憎殊  
族者民懷其痛且三百年洪氏失道其志漸攜亦會哲人遠略民以其憎建虜者  
轉輸于哲人之聚吾儕獨能起其故有而化其轉增者耳此所謂因非自造也  
夫衣養萬物而不爲主者此謂國之師保其道異于英雄且姦吏未戮阿諛蒸  
菌于下溼之閒少一失道向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歛血之寇讎也以  
子才慧有餘而不能俛與老生恆民齊晉懼不復意前日事矣教仁默然逾年  
章炳麟在長春赴書至

檢論卷九

非所宜言

言有高而不周務者不可以議政雖卑之切于人事已非其人非所宜言也言之或以距人而自固其姦之宅亦猶等于犯分陵賢而已矣人有恆言曰市井之行夫持奇贏以取利求多而不厭恬淡寡營者所恥唯從政亦不可慕法賈人然而今之朝士不得言也市井者固不指謂新生姦賈良人操本以致息飭力以自養物行濫則不讎言僞繆則不信羣眾大法制之而不敢軼其繩雖好得固其分也今處朝位而自盜其所監守公取其所羨餘詐令蠹出誓言不信裨販之庸猶不爲也或乃美人樂輸陰相劫制虛作紙幣高下其直曲法以弛捕博而官收其贏稱貸外國而已挹取其利諛言以興農工水利集人之資而已以高位專宰之苟朝士尚守市井之行其蠹猶不如是甚也以是議人是犯分陵賢一也人有恆言曰胥史舞文夫假法章以取威用舍張弛惟賅是則是妨政之踊者雖殊死不足以報其罪然而今之朝士不得言也胥史所持法章也法有可以出入者爾乃問

賕雖受賕固不敢甚泰甚朱提之銀百鎰耳法誠斗絕不可以踰大殊不可以援比者見得而不敢據焉胥史之富由乎世守其職積索致贏非一時頓而取之也今處胥史之上軼法而自用者其所誅求非徒錐刀之閒矣內則執政外則擁節不過數年其家厚于繁世之賈胥史所求直其豪末也且胥史以微賤無士大夫交游專習一事而所愛憎者寡其舞文徒視賕賂未有修德怨也長官以恩怨舞文者謁師之賚上壽之觴則恩與賕賂兼之或乃誣人死罪致人逮問退以修怨進又利其家財此復胥史所能行乎以是議人是犯分陵賢二也人有恆言曰游學者不可使服事謂夫虛引他國之成效美言而忘中土法式不識民之舊貫將以興利而利不覩將以除害其害又過之然而今之朝士不得言也游學者尚有善敗之觀利害之校顧其術落彙耳亡國所遺從政之士斗筲之才其志固未有善敗利害也媮在胸息不恤壺漏傾移以後苟可以乾沒者雖亡邦邑他日願爲敵國雋俘而已矣非徒不恤其國也雖身亦自外之伯嚭之辱丁公之禍慶封之戮成濟之誅固以須臾淫樂質耳夫落彙者誠不可令服事非法而戮人詐欺以

取財奉教令以致醜毒斯其爲中土法式舊貫非也且游學者所以摩上則不用所以厲民則取之議守正法則不任議近黠術則聽之誠不可使服事者何故不一切舍置邪以是議人是犯分陵賢三也人有恆言曰勳臣不可爲吏謂其不治產業素行跡弛既貴又益橫恣而不可以軌物持之然而今之朝士不得言也勳臣之不可爲吏者與閭巷遺賢攻苦絜行者比也固不與因餘之虜逋逃之吏比肩而差優劣矣夫其曠昔鳴弦擊楫獠雜倡優廢產業而爲游手者其職性未有以異勳臣而又輿金事師巧笑先意莫夜遣婦而望門闈正晝委身以承狎幸其精者或有陽爲諍訐以行便媚者矣比其持權夸咤傾動風塵一夕投瓊鬥箸之所出入或當數縣賦調正供法吏眙目不敢詰也勳臣視之與同豪暴猶不與同庫汙也古者勳臣曹參陸遜之流未嘗不可與共吏事其次誰索草野而義故厚祿以奉朝請未有以因餘之虜逋逃之吏先之者也其下有之馮道范質雖更數主而有閭巷攻苦之風今之世誠未有曹參陸遜亦殊未有馮道范質也以是議人是犯分陵賢四也人有恆言曰科目不可用謂其習腐朽之言效俳優

之辭不更當世得失紕于長民然而今之朝士不得言也科目之人拙矣猶辨文句理書牘也素在隴畝之間其所與交游猶恆民所逮聞者猶米鹽井臼事也入仕猶不從賈鬻不詭以私謁得之慙于成學逡遁于良吏而下猶愈入資藉蔭任薦僞試之夫夫藉蔭者雖時聞父兄莅政之言固已不曉生民隱曲入資者或有不識文句抱律而不能條佐史持牘而不能檢其幸不爲吏民嘖笑者賴與清世烏丸韎鞞大人同列故視以爲故常耳時有購置祕書保聚名筆以爲榮觀假手請字借人題署以飾固陋其視習腐朽之言效俳優之辭者乃愈下矣與之對治文牒固非能比于科目之士也任薦庶幾爲得人材而皆不序勤勞非言相舉以便其姻亞故人謗言既積僞爲明試身不按索而書不迨朱乞請之書爲之主其視科目公私孰得焉誠令盡罷入資藉蔭不用而嚴于任薦明試者雖輕科目何害既不斷割而以是議人是犯分陵賢五也故曰言雖卑之切于人事已非其人徒固其姦也

商鞅之中于讒誅也二千年而今世爲尤甚其說以爲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爲之倡焉序是惑于淫說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別其守而陳其典以擾又天下是之謂法故法家者流則猶通俗所謂政治家也非膠于刑律而已鞅固受李悝六篇次有蕭何爲九章猶鞅然如畫一刑之亂君之擅本于決事比遠不本鞅而近不本蕭何董仲舒公孫弘之徒踵武公羊氏而文飾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廢小雅此其罪則弘仲舒爲之魁而湯爲之輔于商鞅乎何與鞅之作法也盡九變以籠五官覈其憲度而爲治本民有不率計畫至無但則始濟之以攫殺援噬此以刑維其法非以爲本刑既著版又不得劓一字也故大史公稱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今夫家給人足而出于橋度吏之治乎功堅其心糾其民于農牧使彛之游惰無所業者轉而傅井畝是故蓋藏有餘而賦稅亦不至于缺乏其始也轂其終也交足異乎其厲民以鞭箠而務充君之左臧者也及夫弘湯仲舒則專以見知腹誅之法震怖臣下誅鉏諫士艾殺豪傑以

稱天子專制之意此其鵠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任威斬斷而五官之大法勿與焉任天子之重征斂恣調發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則已爲天子深文治之故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弘湯仲舒行法而漢日貧觀于汲黯之所譏則可知矣繇弘湯仲舒之法終于盜賊滿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爲治何其與鞅反也則鞅知有大法而弘湯仲舒意爲是板蕩者耳法家與通經致用之士其優絀誠不可較哉且非特效之優絀而已其心術亦殊絕矣迹鞅之進身與處交游誠多可議者獨其當官則正如檄榜而不可紛方孝公以國事屬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內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其賢于湯之闢人主意以爲高下者亦遠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後有新主能爲禍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閱烏虜其魁壘而骨鯁也庸渠若弘湯之徒專乞哀于人主藉其苛細以行佞媚之術者乎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過弘湯仲舒逆詐則未有也觀其定令如列傳所言略已具矣吾以爲酷烈與逆詐者則治亂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何者誅意之律反脣之刑非有



所受也弘湯仲舒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則無事此矣周興來俊臣之酷烈也又過于鞅然割剝之潛亂越無條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則鞅于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蠱傳者慮其敗羣牧人去之而無所適刑七百人蓋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給人足道不拾遺矣雖不刑措其執將偃齊斧以攻榱桷世徒見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後之成效若鞅之爲人終日持鼎鑊以宰割其民者豈不繆哉余觀漢氏以降以儒生爲吏者多傳春秋其義恣君抑臣流馳而及于民仲舒之用決事比其取俸矣自是可稱道者特旌旗之以文無害之名而不能謂之有益于百姓是其于法家則猶大巖之與壑也今綴學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烏虜其遠于事情哉且亦未論鞅之世也夫使民有權者必其辯慧之士可與議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後嗣無法民無所則效至鞅之世而冥頑固以甚矣後百餘歲荀子猶曰秦無儒此其蠢愚無知之效也以蠢愚無知之民起而議政令則不足以廣益而祇以殺亂是非非禁之將何道哉鞅之言曰始秦戎翟之

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  
此非徒變法制又易其閨門起居之禮也是固不可與凡俗議矣後世風教已  
飭國邑所在有秀民而上必彊闕之使不得與議令故人君尊嚴若九天之上  
萌庶縮朒若九地之下此誠昉于弘湯之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藉弟令效  
鞅鞅固救時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濟一時其書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  
儒墨之著書欲行其說于後世者也後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彊以其物色效之  
如孫復胡安國者則謂之愚之尤如公孫弘董仲舒者則謂之佞之尤此其咎  
皆基于自取而鞅奚罪焉吾所謂濊鞅者則在于毀孝弟敗天性而已有知其  
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術至德要道弗踣焉賈生亦好  
法矣而非其遺禮義棄仁恩乃若夫輓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異財爲憲典是  
則法乎鞅之秕稗者也

案鞅稱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爲其  
男女之別是則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本以防其

淫亂耳秦本周之舊壤而俗亂如此者晉敗秦師于穀縱淫其後秦人男女無  
別此商鞅所以亟爲變革也父子異財與禁同室內息相因鞅固有不得已耳  
今僉人亦父子兄弟同坑而不知寶其秕稗而于其善政則放絕之人言之戾  
禁乃欲父子異財豈鞅之意哉

也一至是哉夫民權者文祖清廟之法上聖之所以成既濟也有其法矣而無其人有其人矣而無其時則三統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無王則天下蕩蕩無文章綱紀國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終一舖當是時民不患其作亂而患其駘盪姚易以大亡其身于此有法家焉雖小器也能綜數名實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猶瘡于蕩乎苟曰吾寧國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齊而搏紕之是則救飢之必待于飭飯而誠食壺殮者以寧爲道殣也悲夫以法家之鷲終使民生以法家之齧終使民膏澤而世之仁人流涕洟以憂天下者猥以法家與弘湯仲舒佞人之徒同類而醜媢之使九流之善遂喪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惡名于秦而今又蒙惡名于後世此骨體之臣所以不可爲而弘湯仲舒之徒寧以佞媚持其祿位者也

思葛

昔我有吳大皇帝與諸葛丞相相好申以盟誓燮伐冀方丞相武鄉侯者本琅邪人而少居南昌長處鄧之隆中與龐公父子釣游故爲楚材也自吳張儼魏

袁準及晉鍾弘皆以爲伯王之佐咎繇伊尹之疇不聞有閒言獨崔浩呂溫能  
非之浩者索虜之雋才不窺秦領以南形執其稱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咎在先  
主非武侯主之及言守窮蹊區之地僭號邊夷之間不達時宜弗量執力嚴威  
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眾抗衡上國知窮執盡憤結  
攻中發病而死此見索虜夸誕之情矣其是非無足辯者溫爲武侯廟記近得  
其情其言曰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張季世興振絕緒諭之以本臨  
之以忠使人思漢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命告天下曰匪私鍾宗唯活元  
元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維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  
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是雖譙議武侯實得武侯心先主之于  
曹氏折而不撓終不爲下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也蜀志先主評其嗣承漢統者以已  
適爲鍾氏裔耳然其言猶曰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我何忍棄之習鑿齒論  
之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而言不失道斯得之也武侯本  
布衣諸生規在救民非鍾氏宗祀之以既從先主主臣一道則不得違其稱名

乃其所以號召者豈徒藉鍾氏之末光絕炎邪始出斜谷則三郡響應屯田渭濱而百姓按堵其以撫和黎庶遠傾敵國道至弘矣事不大定由乎土陝功不速濟厄于身天陳壽以為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其言既信矣又于是時魏氏苛慝未作宮館未大興雖時有小文深憲下不妨于民庶其士亦不以睚眦受創今武侯得延黃髮之壽而陸伯言不以憤恚發疾遽死財及爽晏之誅邵陵之廢河雒名士崩而求託江漢狹出以臨北庭則南國可大而中分天下之盟可踐也夫事之利鈍由乎智略短長者可論也以年壽舒促為度者其道在適然崔呂之儕滯于見迹而訾武侯智略媮短曩令武侯壽如顏回益州之功尚不得奏又乃沉于渡瀘出谷之烈哉襄陽記稱武侯亡終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至于今雲南緬甸閒俚人食其茶葬之利臨飲祭報

雲南緬甸俚人皆截髮為三撮中撮以表武侯左右二撮以表己父母每飲茶必舉栢至額以示祭報其能漢語者

稱武侯曰孔明老參德存乎千祀而澤不加一時又非情也

王而農言孔明元歎分相吳蜀元歎任德孔明任刑故吳

亡而人思之蜀亡而人不思此亦與崔浩所謂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相似觀襄陽記所載陳承祚目錄所稱徵以今世俚人祭報之事安得謂蜀人不思邪但

吳亡以後旋爲江表帝都蜀亡無幾卽爲夷獠所沒文章  
聲氣隱顯有殊故思吳者爲人所稱思蜀者不可見耳  
悲夫南國之不競者

武侯早終與大帝之猜迫伯言爲之詎非警史孰知天道之營者乎

章炳麟少時爲正葛篇論之曰關羽臨沮之敗武侯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  
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未通苟羅騎席侯之疏如是則政令愈嫚矣皆闕閤者  
也法家之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于從橫之辯言其上則雄桀難御不可以文  
法約束者爲特甚故韓非所誅莫先于務朋黨取威譽其在蒿萊明堂之閒皆  
謂之俠武侯亦法家也行誅于從橫而彭義李嚴麗于流辟夫鐳封雄桀之次  
耳奪孟達鼓吹守山郡不發兵罪也武侯特以剛猛難任不可用于易世之後  
勸先主除之是殺之以其罪殺之之情乃不以其罪也如羽世之虎臣又非封  
等倫也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  
而將掣橈大政故不惜以荊州假手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媚之也一國之柄  
無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壹法令則國已  
分裂矣雖殺之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觀衛嗣君之言治無小而亂無大寧

以一都易逃胥靡見韓非內備說上然則法家之守憲令爲重而都邑爲輕古今一也

武侯常好誦梁父吟述二桃殺三士事大史公曰陳平宰割天下之志見于俎上若武侯者其志亦見于誦詩矣少時所論云爾晚涉世變益窺古人用心微之事狀關羽常饒吳蜀盟好之志宜不與武侯同心然其材可輔而用也武侯雖法家不忘進取不宜與衛嗣君同術益州之地利在守險而執不便速有荆州然後可以兼進吳所包絡利盡南海而臨江當備者多以荆州與蜀分守吳不爲削且以紓戍候而蜀得競進焉武侯雖兼爲吳蜀終不宜掎寡以益多己塞其隧而疲人之戒守也曷爲乃以關羽棄荆州乎當是時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撫民畫策見任未能一切領錄其任武侯又不如關羽舊人保信荆州之敗始于媯吳終于失援則先主之褊迫疏慢爲之夫君臣如先主武侯之際亦可謂相得矣而大事猶或不能如志此則子房之于高祖子敬伯言之于大帝亦愈可知也是故古之抗志者不以道佐人主

伸桓

卷九

七

晉穆帝時桓溫請移都雒陽章十餘上不許既得金墉謁諸陵哀帝時復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雒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辰極既回餘黎欣德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執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踰失據權幸楊越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顧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力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願陛下凌玄照之明斷常



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奉震赴鑊其甘如薺

章炳麟曰追觀桓公之疏晚世足與頡頏者獨宋時李綱宗澤耳而事多難于宋之北徙何者是時中州既少遺民欲還都者將自徙舊家始孫綽議之以爲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踰于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讎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其所以爲患也夫江南者自有吳會舊宗其田宅版契有主中朝南宅士大夫乃名占而保固之耳桓公不徙吳越舊產獨欲還其播流以實河南戶口不過十萬以法則順舉事亦未爲佛也而北來者多以世祿自高土田役使厚自營養是故將欲北遷而朝廷兇懼是時所謂朝廷者則王蔡之流名宗世卿爲其謀主古者盤庚之遷常患舊家總于貨寶其致一也王述稱溫以虛聲威朝廷但從之自無所至由是詔溫諸所處分委之高算其事竟不果行此非桓公之恇欺也晉氏未有積德于民息肩江表獨賴從亡

世族爲之營衛世族異議雖獨任高算不行有所迫脅故家崩離而國亦潰與使國潰寧自處于恆欺之名夫近寇之郊汙萊之地不移民實之其執始終不

可撫有漢氏嘗再取幕南卒不能履而還爲戎虜資者無人民郡縣障之也晉

之雒陽亟于漢之幕南既得其地而羣宗懷土不能誦從桓公閱議復以曠餘

隙地視之桓公之志不伸江南終削則遺臭之念自此起矣本迹桓公肇基所

由遠出龍亢而家世居宣城宛陵案晉書桓彝傳云是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而溫嶠薦彝爲宣城內史彝上

疏稱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桓溫傳云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不許是彝溫世居宣城久矣言譙國龍亢者舉其族望晉世多如是南士

望輕家素貧匱彝死難後家貧溫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弟沖爲質以父死節選尚公主功實既著

猶不台于門曹之士觀其西鹵李勢北衄姚襄威稜暨于霸上志略所及諸葛

武侯之亞非獨宗李而已平生意自擬以鍾琨而憎言貌似王敦琨則晉氏疆

圉重臣以死扞敵是本非爲竊國之謀也人傑者猶湍水也才性舒則效忠貞

挫頓則宕而爲反側前世小白重耳之倫曷嘗不干王章謀封禪卒以純臣終

者蓋感周室之殊遇不忍倍之以自封矣晉氏之先以權智兵謀得國非有公

鍾古公之仁成康孝文之化也琅邪中興非有少康之烈也直以對扞獫狁

得保聚故暫奉其廟祀以為諸夏宗耳苟可以禦北虜者民將庇焉固不為晉

氏屏其宗室令晉氏自知不競從亡餘裔自以尪弱無所任用南面端拱委以

百揆則中土可復而廢主求禪之志未遽興也媮主讒人忌其成績以為亟當

代已穆帝時以溫弟雲為豫州刺史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乃改用謝萬萬

傲誕未嘗撫眾卒失許楨譙沛雒陽遂孤是時溫未有覺而晉已忌之如此寧用非才感土不悔何哉還都之議既沮徵以入朝

猶願投身河雒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袷帶秦趙自詭五載而定大事其痛心戎

狄攘除姦凶之志尚如此其勤勤也枋頭之敗則與武侯失利街箕等耳而朝

士方更幸其禍災冀得沮解桓公之在枋頭燕人申胤曰溫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沮以敗其事此則敵國已知其情矣桓公所

以不從郗超之謀持重不決者實恐輕脫致敗朝臣將議其後耳然卒以權虞

不繼坐致挫衄既敗不自悔咎而更追怒朝臣為廢立之謀經略之士亦馬能者亦坐是耳蓋其才差可仿佛武侯而致藉弗如遠甚也

無觖望乎昔晉世功臣箸者莫若鄧艾王濬艾與鍾會不協以取夷滅會誅時艾未死也然不能貸其餘命段灼進理艾事言辭足以信天下而不能回一主

之聽明除文固晉文王意矣濬爲王渾所忌誣以取吳府藏頗繇自理僅脫于禍其待功臣如是而又崇信世卿媮幸方幅蓄疑敗謀讒構兵主故士行濡滯于勤王桓公歆望于龜鼎豈有佗哉鑒前則懼以功賈禍窺時則惡其敗己之勝謀也桓公既失意初廢海西晚乃求九錫爲即真階陳兵新亭將移晉室而終不誅王謝志未嘗不銜也徒以衰耄垂隕終後非謝安莫與支外患者寧屈私忿不使中國斃于異類斯尤梟雄之所難能及會稽王道子用事追發前過諸吏啓其罪狀章奏旁午獨有謝安當國一紀未嘗片言及于桓公舊惡以安玄故皆桓公掾佐知其尤復之志治戎之略淮肥克捷若弟子受法于先師焉故始沮九錫而卒未嘗有所貶損斯蓋三代直道之遺也且夫桓公之略與武侯相躡矣武侯始終不貳鏘氏自方樂毅而桓公如彼者主之誠猜同官之德怨爲之也夫猜以沮人上者使人發憤而爲禍敗其次束手踈迹以視其主之亡豈徒一桓公邪陶士行本吳產也琅邪南宅始倚顧榮賀循樹之風聲得以懷保中州人士漸染孫氏餘風而驕淫始衰矣然其時任用南士不當從亡舊

部什之二三士行折衝西輔威 憚石勒而猶爲當事甚也蘇峻之變其子死焉  
軍在路次又召之還是豈獨不平于庾亮邪有以知新故之不相容也談者或  
以士行夢見登天折翼謂出史官誣言縱其爲誣人情固當如是矣終後子稱  
戮于庾亮陶氏終晉世未嘗得政而王謝繇世不絕門冑相縣乃至是乎夫桓  
陶發憤之事無足論者獨怪晉氏幸愛奔亡餘種雖暫守七鬯而區宇遂不可一  
戎貉之氛賤于百代議者不鑒左衽之禍不罪晉氏之忘烝民如陶士行者既  
相與疵點之矣而又猥以桓公比迹王敦案桓公見人比以王敦意甚不平及後  
過王敦墓稱以可人此一時憤激之言  
耳桓公功在疆外寧與王敦仇達城關  
者同類晉書乃以王桓同傳其謬甚矣不追稱其功實反以勤勞北征爲異志之  
所發舒何其逆詐媚能之甚也

### 小過

昔清氏僭亂夏人起而仆之非吾兵甲足與爲敵循百姓之心宰制于異族者  
三百年故發憤期與俱盡師出有律又人所樂賓也清之當黜久矣自王夫之顧

炎武朱之瑜呂留良

據張符驥所爲呂晚邨先生事狀本生祖父漢淮府儀賓  
先生生于崇禎己巳北都亡時年十六散萬金以結客往

來銅鑪石鏡閒竄伏林莽常數日不一食事竟不就順治初怨家以此訐先生及先生從子亮功亮功獨自引服竟論死子度亦以憂卒而先生幸存怨家猶叫不已曠先生者咸曰君不出禍且及宗先生不得已易名光輪出就試爲邑諸生自癸巳訖丙午展轉十餘年仇復事定乃得棄去是應試非其本懷終拒博學宏詞隱逸二舉翦髮僧服其志可知矣卒後二十四年其子葆中始成庚與丙戌一甲進士人乃以身自應試及聽子仕至侍從爲譏皆未詳其端末也

觀呂氏南陽集其人本游俠詩人之流切齒于滿洲滑夏者晚歲好言朱學所得亦淺要是憤明末之披倡耳陸隴其所作祭文自謂由呂氏聞道其實呂所操持末在是也戴名世全祖望之流隱顯不常皆以光復期之後嗣其後風義少衰而

戴望孫詒讓發言常有隱痛戴望過魯監國墓詩儻寓陽秋筆春王未敢刪孫詒讓校亭林集後系以詩云亡國于今三百年是

時尚畏清法自署荀羨蓋以孫音通荀詒讓切羨也其與余書或觸忌諱亦皆署荀羨名閻巷之毗山澤之宗帥甚惡胡人眾矣士大夫媮食其祿相與推遷久之更以光復爲怪及君主立憲黨作盛言

清室宜主中夏以東國萬世一系相準淫風毋蕩士志顛倒中閒雖有懷怒敵

愾之士動變無恆或歸就清廷爲少吏余始識故大總統孫公于東京對陽館

及與陶成章蔡元培鄒容張繼汪兆銘宋教仁之徒援引義法折其非違而視

聽始變此數公者雖明闇殊情狂狷異行皆能艱難其身以爲表儀蒙霜露涉

波濤乞食囚繫而不愠海外有陳天華楊毓麟皆以感槩自裁四方之人感其

至誠亦會清政不綱喪師踰地民望日移于是日夜匡飭規行義師期于自相  
弔唁懲艾洪秀全劫殺之舉亦不欲如漢明初載尋仇于同類所以董振馴說  
者若此其備也是故士民感慕趣義日廣覆清之聲洋溢中外虜官知其名氏  
而不敢搏此非能自出其意以詒他人也民有先覺久更惛志明者傲而起之直  
其更久不移終無恆撓所以異于浮議之士耳偽清宣統三年緣因鐵道事狀吏  
民闕于成都武昌諸豪因之以擠瑞澂初發兵士不屬所將財有四十餘人中夜  
走呼而胡帥跳身舟次一師之卒倒戈以歸于我未逮兩月淮漢以南十有二  
部北及河之東西汾渭之濱皆羣起逐虜官植旗反正然其饜饋空虛地自爲  
制不能相維持武昌取當兵衝又初發難羣視以爲中都而地執華散易見馮陵  
諸軍府雖以名義相屬獨長沙與同存亡常發兵補完喪敗其餘未能奉徵令也  
賴其上下計睦軍不騷動民忘其死直岸抗兵而郭中市肆不變績婦奉壺以  
鐔野戰翁媪稚子候門而舍番休之兵諸生在學校者年不及冠而皆奉械注  
丸爭死前敵雖直敗衄寧侈身沈江而不冒北面以稱降虜由是鄰國誦義爭相

扶持而伯迹始基矣中以士卒寡弱軍謀不臧漢陽蹉跌全國殆于冰解會浙江  
江蘇聯軍攻拔南都虜志稍挫行李在館支持幾三旬于時廣州桂林江寧三  
部援師上屬屯聚江沔者殆六七萬而桂林爲最勁蓄怒未喋驛不可禦反虜  
退舍百里而稱講解其兵士欲遁逃者軍府爲置衣肆夏口褻袍短衣轉而相  
賀一日受衣致械者將百人也夫以兵備單弱而士心不攜居執湫陷敗餘憔悴  
而敵人不敢進逼先自散降者非獨援軍之爲力也不有正順之名哀隱之實  
果毅之志固不足以致是也他軍府雖未迫兵禍莫不先以慈惠董以紀律未  
有妄剽略殺人者其間雖有一二若江西朱漢濤浙江王逸之徒頗亦橫恣有寇  
盜行皆素未受部署乘間而起者也朱漢濤以縱兵騷擾誅王

逸在浙東亦有  
能裁制之者

上齒孟荀所稱仁義意者旁皇懼于後諸其必上軼漢明下陵近

世曾左之師明矣

曾左之師號爲不嗜殺人然齊民被迫轉浮爲婢妾者不可勝  
數義軍固無是也若夫恐獨取財時或有之祇以施諸清時貪

吏未嘗施于農商之家胡林翼云非貪吝不能取財非酷暴不能取貪吝者之財  
明懷宗之勸募而無一應者李目成之腦髓而盡室以獻則林翼所爲可知矣此

于義軍遠不相若若李  
鴻章之徒彌不足道矣南都既舉初建政府手無魁柄軍士不屬也或有逢迎整

心以與武昌間構編者欲因事稍修前怨上下觸悟惡聲日騰武昌諸將東行



觀政者或幾以小忿致戮江流之岸華爲兩成戰不相問盟不相咨于時舊士散

在上下兩都京邑寡援主者不念吉凶同患之義而更招致票狡不識大體者與

之親比舊時數年之所糾合同志率不過二千一朝求附麗爲徒屬者日莫簿閱

署名幾五千人又更聚集白徒以給衛旅細人投閒藉威假名司今之蠹散而

不可紀易幣之符繙而不可校于是民有閒言外人脫帽致敬之禮衰矣然猶

內識本始外不敢拂輿人之言躬率百官昭告孝陵以爲民極禮也雖公私屈

匱亟于貨質聞浙西鐵道抗議則不取觀漢冶之諫則瞿然南都初欲以浙西鐵道質于外人以求稱

貨商人抗議卒不果行又欲以漢冶萍公司與日本人合資興舉東商願奉銀二百萬版給軍既署券矣人情弗順莫敢言者余時被任爲樞密顧問上書力

諍者三次卒得請而毀券誠令涓選善士與共政理人心不潰敵人亦未敢竿也徒以性行

疏嫚不能割制內多欲而外意言文政狂狡戟持其閒會集專己寡謀之士又

以少年無行循執俛仰者奸之更相噬齧莫適爲主于是形渙執屈而祿胙歸

于北廷矣夫向之仆敵非一時之謀勤苦勞來涕洟相告至于身爲壘囚懷沙

赴江用是激厲同類示人以赤心積索十年應和雖眾猶不敢自謂得之及所

以突起有功者本之仁義而非以威力勝也得志之頃造次忘其前事向之自相匡督與夫感槩自裁之節皆忽略以爲游塵直道殲視之矣退身不悟而猶營聚訟輕資以威寵擁爲議人而付之國論夫少年之性難爲閑闕而易用漂盪也精脈方剛其觀成事又易則論議宕而自恣陵獵大吏若扈養然此足以禍一身猶不能牽率同類與之俱頓也宅京稍久漸益染其淫俗諸所以爲抗音嘆言者乃在挾持執政視財賂爲通塞物或閒之琛幣公行甘言覲生向者茸技之官奔亡之虜游食于北都者乘其阽危陽與爲好而陰蠹害其事于是盟敗約解人自相疑醜聲彰于遠近而大執崩矣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遠咎之不易也又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言肉食之昏其智也且夫曩時以布衣游旅未有一民之役尺土之藉片言誓約而天下雷動驅叱胡戎疾于轉轂及其執藉已成不及二歲而江南爲丘沔口道第往始人惟恐其不成終後人惟幸其速敗者何哉侮脅齒之援棄同德之好遠憂勤之人而任姦擾之士也

民國既興三年教學日媮商賈多詐豫在官者皆爲須臾秩祿亡久長心容有  
訪于章炳麟者曰清世之治所謂蕩蕩無綱紀文章也然上不循法守而下猶  
少宴安之民治經者不足以謀仕宦終身不離薪水之勞然猶賣心攻苦忍負下  
而爲之卒其所開席者或高出漢師上算事始梅文鼎終李善蘭華蘅芳由今隱  
之誠不盡便速也學術無短長要以冑府獨見爲貴其時西來異書既寡勤而後  
獲取諸其懷非受之外師錄之故書而已所營不可以得美祿而嗜味之不衰商  
賈雖徒知轉販不識孳殖之道其性樹惇有守信而無僨慝豈謂僞詐不可以致  
苟富蓋爲業終計也季世若胡光墉盛宣懷輩資貨有餘營構稍廣其人亦與  
成勛重人相要及在市曹貴倨終不加于同列有所經畫不大聲色淫條章而  
事實既成不幸覆敗仰藥以死而不肯乞活灌柞之中雖未逮古人所稱大儒  
良賈其勤勇不彫可多也吏道誠汙其始猶有直言之臣字民之長飭身之吏無  
改上之昏德而庶減苛恙于民萌誅黜得加于其權幸比其將亡吏人比屋而可  
誅矣可道者猶有三數若其酌于燕飲淫于女樂勞于投博終日顛動而忘政之

功苦終不如今日甚也民國既建膽飾舊汙宜有以蹶其生顧所務悉反是學子徒望卒業信書而不苦身服勞先時之所鈔撮既宦遂忽忘之諸科目已仕者苟得金石玩好宋槧之冊以觀虛華而不求其是非乃者或以誦法舊聞爲迂今雖有治新學者問其肄業積年與其所得高下則以爲腐生之談矣吏與游民集資以稱市賈拙者歲初榜題不及伏臘而已閉門工者數歲或不折閱而陪同賈銖集之資爲己蓄藏壇堂集議無執貴近援者不得與焉雖有奇羨其財終已不爲主人宰制工拙雖殊其詐欺取財均且破產以後猶得踐事朝列以寵其身慮不爲賈人保信與佗日逞處地也及夫吏道當何所譏哉夕問諸聲伎之門朝問諸異域之設塵肆者則可矣觀其所爲微獨道義不可以相諭教雖利害固不可說利害之可說者直其感忽之益目前之創也稍隱深者則捫耳疾走爾語稱貞固足以幹事無恆不可以爲巫醫無信猶車無輓軌不可行也斯乃老生田畷之所習識其道備近而徹于萬方外瞻疆鄰百邑不騫今中土一切喪其恆信命吏之訶人者以持械寇暴爲賊亂誠診其實嗛鼠藏

而伏狸媮者徧滿也則朝野皆游閑賊民意者中國其遂亡邪是何昔人之有長思而今顛爲墮傷絕嗣之計也敢問先生救之何道矣章炳麟曰事生有基固不妄致也夫民窮匱而無宿糧入學已難而責其終身治之都市之龔用者廿年之校其差殆六七倍則吏不能無盜竊賈無藏資固將姦以行之也重以職役日尊居士日賤苟內朝吏而外工賈其以一人兼制宜矣且事孰有大于革命改制前世之創業者或連兵一紀死人多于梟雉直其罷極而後收之其舊朝貪人惡吏未有不誅也今倡義不過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屈不及墨吏人民見其成功之易其佗小事謂愈可以徼幸得之墨吏以曩日不結刑誅以爲貪殘不足以喪望實就有彈治財及曹司縣令苟位高而以臧汙誅者不在本

事又自橫以他故得之自非他故則異黨歆羨而求代興憲司乃爲造攻具也善爲前卻盡色養于達尊雖取得鉅萬而理官不敢詰焉其侮事媮得又宜也況于政令驟更讒榘不息所莖以爲國者則闖然鈞謀爪牙之士耳中論有言王莽亦求名儒徵術士其實囚之也使進不得陳其謀退不得安其身是則以

綸組爲繩索印佩爲鉗鐵也斯與籠鳥檻獸何異

七國篇

夫伎心成于內而姦訶

橫于外暴察亟行死亡無日則人人不爲卒歲之計逮乎民心騷離鄰國責言國之存亡中人不能保以五稔則愿者委運黠者爭于先得冀國破而家不亡諸所以爲苟媮者其本不過數事而已矣且夫暴察之政可以慈惠改也婪冒之吏可以名法黜也窮賈之生可以撙節救也上誠司契而不恣行動遵法式用財以度民亦效上而能忍久上下靖恭則彊敵弗能侮也何有終歲愒息所念不及晷蔭動移閒邪夫飢者易爲食澁者易爲飲正今之救時者無必有高材殊能直心術旋楫之閒耳獨其成功之易事已往矣而不可觀其難成雖然此皆新生之儻見降吏之所誦言也夫事收效易者其作始常至艱難中人之智徒知餐食成于俄頃炊甑之勞固不悟治稼之疲也今先時刼謀者雖頗凋喪其他或以小器易滿不能知憂思而涉變復知患難者尚四五人誠令追迹前事念始謀之不易與一身顛沛屏營之狀宜有俶馬動容潛焉浥涕者矣陳琳有言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臨大事而有以倉猝狡戲致之者也然存者

多竄海外常士日用而不與知狃于見迹以爲萬事悉然此復何所怪乎循今之俗前世所謂土崩瓦解者尚不可以幸致也直如魚爛而已矣吾儕雖塵不爲媮惰不敢以昔人爲無聞知丁其訖錄懼人皆死而我獨存雖追告何益焉且客言過矣世有兵械不良選士寡弱聞簡書而恇然者常道也責言競至而都邑官府更宴如則中有不可道者矣豈徒士大夫之咎邪

附錄光復軍志序

余年十三四始讀蔣氏東華錄見呂留良曾靜事悵然不怡輒言以清代明寧與張李也弱冠覩全祖望文所述南田臺灣諸事甚詳益奮然欲爲浙父老雪恥次又得王夫之黃書志行益定而光復會初立實余與蔡元培爲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繼之總之不離呂全王曾之舊域也武昌始義燮和起于上海余時亡奔日本次亦返國同盟會諸君子規模稍隘成章死光復會亦闕不章燮和懼天下人人異言乃與同志論次其事爲光復軍志八篇而吳徐熊趙之迹未詳觀其爲書亦猶有憂患者也夫以清廷騎寇破神州如摧

枯三百年猶有餘烈以儒生獨行當之其不量力亦甚矣腊毒盈貫江介一  
咤而覆其宗後生視之若以爲苟簡便易者其未知圖事之艱難與夫幽囚  
辟易斷脰絕趾者之困于前也苟始于憂危終于逸樂前事之忘後將何師  
焉以彘之一介進取親戚墳墓垂危而不反顧今爲輿馬僕役室廬之奉幡  
然與鬪茸小人游處久更染汙身亦沾沾習爲側媚昔時同義爭名號忿忿  
衅而相傾陷斯亦生人之大恥也變和爲是以垂法戒其亦願人深思之乎  
爾之不思亦已焉哉中華民國二年孟冬章炳麟序

近思

廢興之際玉步可改裳服可變也其故吏親媚者天性狃爲附庸小腆染于亡  
國舊汙而不與玉步裳服偕亡不剛制則不去所以說其主者萬端非爲惠中  
國扞四裔也外侮于彊敵而內猶劫持其民多爲齒牙以自保固民以失職莫  
申其性主者既不能與眾縮綽以塞怨尤受其脅持以爲人有背距地有疾黎  
也更申宮以儆守任茲以廉事雖清宮紫闥處之若拘囚矣安與慮域外之事



邪章炳麟曰濡于親故衄于慙德怯生死而勞覘察卒乎屏氣以延外人者是乃  
選悞之殊尤辱不中用之魁也大任不下敵故不自斲大勇不辭患故不深防大  
斷不受制故不牽于媒近反是而定其名實違于因任而世更以專制目之其  
與專制又甚反也是猶謂痲人爲拳捷以迟撓者爲能波死矣客或問曰前世善  
專制者誰邪章炳麟曰莫若漢孝文皇帝當衰周以降五伯七國代興時盛時  
衰其臣有怨叛上弑終不以冠帶之民北面而事熏鬻也

春秋賈季奔狄蓋避  
患耳非爲彼謀主也

秦政刻亟漢初尚猶師其餘法而韓信陳豨盧縮皆外叛爲匈奴用此爲仇其  
工宰以及其宗國矣孝文獨以端居無爲亭毒其民仁不容姦而法不司隱使人  
人得以緩帶而議闊步而游是故其民免于毒螫懷其國常廉恥始興以降叛  
爲詬褚蓄餘力以埃子孫而後舉狼居胥之功中夏克羣人民乃始終不忘錮氏  
此爲愛其宗國以及其工宰也其次有若光武皇帝下及魏宋政雖譽厲然猶  
使民懷保其生以無忘備守狡虜無所乘其釁瑕未逮孝文而猶不失爲能者矣  
客曰孝文光武運而不復來孟德德輿二公性至暴抗而能節以制度法以飭

官鄭聲佞人不敢升其朝其內之自相爭鬪者獨特兵符未嘗以金帛取也猜阻誠深猶皆簡之于心而不由媚者閒構其所周防不過數人未嘗令天下熬然故能遠馘蹋頓近夷羌虜功被于生民意者前史其有溢辭不然何昔人之能專制而末世衄縮受牽若是也章炳麟曰何必漢魏大宋之主湘中諸雄皆少時所逮知張之洞鐳坤一者又壯所逮見也此其事在耳目必不惑于增飾明矣湘軍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撻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聞又橫張神教以軼干之曾國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過衛保鄉邑非敢贊清也當是時駱秉章向榮獨知名義秉章與洪王同縣與有私約洪王亦旋棄湖南不攻向榮自上游追躡屯營輒相距八九十里仍破二都相隨以逮孝陵交和而舍相持數年未嘗苦戰榮與洪王時時以鞏几對坐握手道平生事狀則羊祜陸抗不過也湘人雖蔑易秉章又甚惡向榮爲人卒不能干正義故其檄書不稱討叛獨以異教愆禮數之洪氏已斃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

豈弟是以沒世不免惡名

紫清顯帝奕許一編躁狂易之人耳當金陵失守時殆欲群易二三年中所與將帥詔令皆刻限破敵威

以軍法日爲此言而終不能遂行也至如責何榮云朕必殺汝責許乃劍云必斷汝首責吳文鎔云立子刑誅亦復何惜責勝保云汝欲保首領惟將此賊速滅威靈崩墜之時而復對下忿語其誰畏之尤可笑者何榮欲撥江北兵助剿同時兩批其奏一云汝必要撥江北之兵可將汝首送來一云第籌畫尚周恐未能悉如所請語自惟語真喪心病狂矣終于北狩熱河蓋稅唐德宗明愍帝尚不逮也其人不死曾左未必能有功成亦不能有終始也所以不變者幸直女主仁柔矣訢

謙讓耳然其行事猶足以慝人心者蓋亦多矣清以枉撓吏失民洪氏申討而西鄰致譴江南既定鄰之責言未平也曾左知失民不可與共危難又自以拔

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數爲長吏牽掣是以所至延進者秀與共地治而殺官司

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平生陝迫喜修小怨既得志始慕修名漸忍性爲

大度賞勞舉功未嘗先姻私位至將相功名已盛而國藩家人絡緯堂居不改

先疇題署國藩本老農家有黃金堂白玉堂皆其先人名之語至鄙拙而國藩不改宗棠身死無羨財終身衣不過

大紬食不過一肉時時與人圍碁宴游或具酒肴雜以茶菴言談時及載籍文

辭恢啁閉之其山澤之儀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姦初政十年吏道爲

清矣且夫洪楊之起延徧州國十五年而後殪之其徒眾殆滿天下也游俠刺

客欲爲故主復仇者猶散處于江表而國藩終不畏怖出入渚陸騶卒未嘗填

咽亦不爲廉訶訶察事也張文祥既殺馬新貽百吏佹往往疑爲洪氏義故欲因辭伏而鉤致之國藩獨愔愔若無事者鞫不威刑辭不旁牽民卒以靖左宗棠初舉浙江數厭衛從時獨行詣書肆問其名籍主人或以一飯延客飽而舒紙爲作榜題書成以還主人始知其姓名訖拔新疆歸京邑舉止無衰晚歲愔臺喜舉平生戰事以耀屬吏自以功高不親庶務其子姓或爲人求官此乃楚狂所謂鳳德之衰耳次及郭嵩燾楊昌濬之徒咸能領錄大體不肅而治昌濬嘗校閱戎士士或舉銃對擊其面不中訶以狂易行杖遣之而彭玉麟尤骨鯁治軍至嚴數從民間問官長淑慝人民疾苦箠笠不借出入巷陌未嘗傲戒也頻江至今傳其德聲夫此諸將帥者倨讓不同寬猛亦從其性也而皆體任自然不好苛禮不擾四民不徇汙吏不畏強死羣校所推以曾左爲其主雖上未齒王導謝安之流誠令監視一國輔以知遠而軌以法程亦可以垂統矣清之末世諸宿將重臣皆已物故朝政日紛鐫坤一以湘軍餘子鎮兩江而張之洞以文儒歷兩廣江湖間皆十餘歲此二子者望實已不逮曾左甚遠散芥

蒞之嫌杜讒聞之口誠未能也然亦不肖偏爲局迫坤一性木彊晚歲多姬御嗜好吏治漸汙猶有節制不斂于昌披以能持重無赫赫名國有大事常倚坤一爲藩援之洞有清節而性好興作其下亦莫敢因事以致大羨初通京漢及治陸軍遣游學皆自之洞發之微以聽采白望用財不節爲過當是時外惠不戢朝野日訐鉤黨之令歲下皆虛與酬酢而不大聲誰何江湖之間亦卒無以比首擬張鐻者方其在位世人恆視以爲不足稱述比坤一死後之鎮兩江者皆騫下坤一數等之洞死二年武昌兵起諸吏寺解舍多被焚獨奉之洞畫象者置之然後知其遺澤深也

武昌兵起時不盡學生軍官其鄉里豪傑皆在焉此本與之洞無私恩者也

昏亂之世

終不可得曾左有如張鐻者閒之不猶可以爲小愒邪然則前史所記慮有虛美文致者矣如曾左張鐻之事吾之所稱道者百姓尚與知之實效彰彰也其行事曷嘗不由專制而能宛轉上遂未嘗牽帷牆之制畏倉卒之變跼蹐無處而示其威重也荏染附敵而以爲得計也觀其所以寬博究閒者率性固然亦其察于民若知鄰敵之日逼而不敢把持其民使過然解弛而無與守上視孝

文猶不失步趣也且夫梟雄之所競者非爭爲饋贈割賂之主爭爲伯王也爭爲伯王孟德德輿以是尊其名如曾左張錡者上不敢爲伯王而下猶不欲爲饋贈割賂之主此之易行而猶幾不可觀則中夏之迹殆乎熄矣嗚呼斯土也凝之甚難而判之甚易始自庖犧炎皇斬其荆棘以廓九有帝王任之伯者匡之孝文以降更惠綏之勤以扞牧圉而勞以備文物然後成于斯名也若何堂堂舉此美壤而佗屬邪